



梅村家藏藁







# 梅村家藏彙卷第四十一

文集十九

神道碑銘一

福建道御史忠毅李公神道碑銘

天啟六年逆奄用事矯旨逮福建道御史江陰李公於其家下詔獄以死  
烈皇帝卽位大憝就戮首恤死難諸臣而李公贈通議大夫太僕寺卿封  
三代如其官予祭葬廕一子入太學又十七年爲弘光改元其子遜之伏  
闕以易名請廕俞禮官議諡忠毅而公褒忠之典始大備於是遜之謀葬  
公偕配錢淑人於赤岸里之諭塋而命偉業書其隧道之碑蓋距公之沒  
二十有餘載矣公之沒也年僅三十有四其同時死者徙者如高邑趙忠  
毅公無錫高忠憲公皆歷事先朝志存國本幸不卽填滇溝壑得見少主  
老臣何惜餘年以上從神祖光廟在天之靈而下報同事諸人於地下惟  
公獨以始立之年有爲之才早負盛名未歷彊仕雖天地否塞竄逐流離  
天下猶望以黨禁終開足竟大用而橫爲奸臣賊子所考陷畢命牢戶暴  
屍道傍眼鼻蟲出手足穿爛丙寅閏六月之三日獄中裂裳嚙血訣父手



書自言三十餘歲便作一人矣嗟乎當終軍買誼之年而受陳蕃李固之禍百世而下讀公傳者未有不爲之太息而流涕也方公入爲御史哲皇帝冲年御服羣小欲矯弄威福日導主上以嬉游燕豫公慨然憂之其拜入臺第三疏所言數條皆軍國大務而末以逸遊爲戒固未嘗指斥某事也羣奄已大譁閣中曰李御史何人教萬歲燈也不看福唐相緩之乃解公聞之益發舒於聖躬違豫則請止內操熟審推仁則請除立柳萬燦之斃杖也則疏理其冤王永光魏廣微之柄用也則疏糾其惡而最大者應山楊忠烈公劾逆璫二十四大罪公首疏繼之竟繇是得禍卒與忠烈先後死初楊忠奏入而璫擲地號哭達床夜走公以爲此機不可失也故其疏曰忠賢不去則皇上不安今日破論之忠賢不去則皇上尤不安蓋逆璫大罪釁結一朝發露地嫌怨集勢必自疑進將有參乘之萌退亦有覆宗之懼盡令羣臣固爭宰輔力持解其事權私家閑任俾嘗侍典兵之勢不成則司隸磔屍之誅可免官府上下無害無猜不亦可乎凡公所言期濟國事不徒借刑餘沾搏擊已也而羣小嗾璫此左班官合謀刺刃耳於是殺公計決矣曹欽程之誣劾公也以推薦高忠憲公同餘姚黃公白

安等指爲東林邪黨除名爲民未一歲繼監李實疏緹騎逮問公入辭父母出見收者飲食言笑如平時里人巷哭攀車者萬人故吏奔問徒跣以千里其兄鴻臚公諱某者奔走塗炭親知義舊同心營免公獨自分必死過德州之日作書誠子訣絕後事抵京待命錦衣衛東司房銀璫繫頸從容索紙筆作季弟曠墓誌銘願謂鴻臚公曰兄歸事二親我有亡弟相隨九原耳已而許顯純拷掠楚毒坐職酷比同事者已斃杖下惟黃公白安尙存遇害前三日黃公在別室以拳槌壁叫公字曰仲達我已先去公應之曰君行我亦至矣其處死生之際如此公爲人才智通敏議論廉悍處朝廷大事動中機宜有所條奏援筆立就忠烈忠憲兩公迺先後堂官也倚公如左右手當楊公避客草疏獨以其意徵問公公力止之曰公顧命大臣若一擊不中反爲所噬有傷國體某言官也請以身當之先是公在邸中疏璫十六大罪其藁爲兄鴻臚公所奪至是趨歸繕寫將上聞楊疏已進廼止其事同官皆知之而高公之掌院事也廉御史崔呈秀之貪拜命入都堂首指名按劾屬公爲奏崔聞之微服叩頭祈哀公正色叱之此自有公論非某所得私也然則忠賢之殺公也人知其繼楊公以擊璫而



不知先疏其十六罪羣小之殺公也人知有曹欽程魏廣微而不知有發  
蹤之崔呈秀也李氏家本河間之甯津始祖嘉那爲元初行軍大帥諡桓  
烈以戰功顯子霑柯漕運萬戶世守鎮江江陰等處元季有平江路同知  
死張士誠難諱諫者則其五世孫也累傳而爲贈太僕卿復庵公諱果實  
公祖封太僕卿見復公諱鵬沖實公父公諱應昇字仲達年二十有三舉  
丙辰進士第五人其文章有聲於時選得南康府推官決疑獄除苛稅政  
治第一修紫陽隄復白鹿書院分較江西省闈再聘廣東同考取士號得  
人所著詩文有招五草別匡草落落齋集若干卷生於萬曆癸巳十一月  
二十八日死於天啟丙寅閏六月初三日配錢淑人以弘光元年卒得年  
五十有五子一卽遜之邑廩生補廩公德州誠子書所謂九歲孤也今能  
讀父書修輯公遺文作年譜人稱其孝女一字禮部主事霞舟吳公之子  
裔之吳公諱鍾巒以宿儒教授里中公之師也臨難受托經紀終始公早  
貴摧折而霞舟棲遲晚達至崇禎甲戌始繇諸生舉進士嗚呼人世死生  
得喪之故豈可問哉予雖不獲交公而少讀公之文今識公之子覽其家  
傳輒爲隕涕迺詮次公生平以少俾國史之所未備爲銘曰

我公之生夢日始升有龍無尾迺脫於淵叶猓猓磻磻爲守大閭樵樵震  
電碎擊九門索彼天狼縛之虎賁短狐而冠上帝弄臣爰盜弓矢射我長  
庚我公之死白氣亘天叶月犯執法彗掃羽林黃霧野塞黑青晝行夔魃  
吐火迺焚崑崙不周雖折泰階再平大江入海匡廬出雲赤岸故老白鹿  
諸生人思竇武家誦李膺陳屍北寺暴骨西亭三年血碧萬古汗青伍員  
祠廟楊震子孫幽宮宰木隆碣高墳凡百君子視我刻文

太傅兵部尚書呂忠節公神道碑銘

偉業待罪史館獲交於宿儒大僚仰見我神宗顯皇帝制科得士貽之子  
孫以保乂王家迺冠冠禍殷流淪胥莫救後生執筆輒敢擬議老成以吾所  
見聞學術醇正忠孝完人若江夏賀公雒陽呂公者斯可謂之無媿也已  
當思陵之季此二公者兩河去就三楚安危名藩乃磐石之宗元老實腹  
心之舊身搢狂寇家扞嚴疆其効節同濊維橫經湖湘講學心惟致命道  
在成仁旣入水而不濡雖結纓而何懼其畢志同余欲訪求其軼事而世  
人罕有言之者悲周哀郢之作不可得而聞矣今年呂公之子兆琳繇淮  
右致書以公隧道之碑爲請嗚呼呂公之歿也太常大書其官博士詳諫



其行雖陳鄭皆災穀雖交關而丹青鼎猶側出於橫流劫火之中今已二十餘年吾黨徵柱下以遺編訪耑弘之青血欲以弔北邙而備南史不亦傷乎此吾所以撫公家乘歎窮而繼之以泣也呂氏宋文穆公之後河南之新安人祖諱鄉父諱孔學皆以公貴祖妣牛氏守節而孔學稱仁孝詔書兩旌其門孟淑人夢月入懷生公公諱維祺字介孺別號豫石萬曆癸丑進士位至南京兵部尚書居雒陽抗節死寇難事聞賜祭葬贈太子少保再贈太傅謚忠節其所歷官初除山東兗州推官舉最入吏部更主事者四司爲員外於考功於文選而驗封遷郎中熹宗朝以前乞省換補考功郎逆璫矯旨弗用思陵更化起家尚寶司卿改太常寺以少卿管四譯館尋陟爲正陞南京戶部侍郎領糧儲超拜兵部尚書中糾拾以免公死難在國史其餘服官立政講學著書他事多可紀而最著者有三曰持大議裕大命立大經光廟上賓請見嗣君於慈慶宮門中貴導駕幸小南城抗言梓宮在殯大寶未登不宜動屬車輕萬乘正色當階伏出中止再疏調護起居戒近習不宜干政請選侍移宮按問諸醫侍疾無狀持大議也南司農旣多逋賦兼北部之所咨借不貲以出入本折多寡鈎考不及

額者百二十萬有奇卽舉郡邑負課算之以當經費尙虧十有九萬京軍凶凶索餉憂在根本公廼疏十事二十四弊以聞於朝其不得已者請以上命填補次與其屬講求區畫定期會之令以趣辦除導行之費以勸徵有司累息奸吏斂手又以園府乃國息之本爲之禁放鑄淆雜而專行法錢權其子母以贍用行之三年粟積如坻貨流如泉裕大命也馮恭定之於關西鄒忠介之於江右曹自梁之於晉中同時講學公則以門推薦行居近先儒卽鄭氏之禮堂寫會子之家策著孝經本義大全或問三十餘卷表獻諸朝請以之進經筵端豫教頌諸學宮爲永法芝生於庭十有八莖如顏本篇目之數建芝泉書院用彰厥瑞立大經也斯三者皆公經世猷畧爲學本原視夷險爲同歸通死生於一致故能處患難蹈白刃而無所悔也嗚呼若我公者豈偶然哉公之爲南司馬辦賊也上完江淮中顧宛維家國綽有成算旣免歸寇禍大作新安城庫土惡災螟沴青窮民襁負無歸公乃調穀以賑凶飢捐金而就板築父仁孝公實贊成之曰天下方亂吾父子幸有餘祿可贖鄉里庸足多吝當事者主撫議見河汝蕭條請斥空城以綏徠新附公則謂腹心要害勢難養虎移書力爭事乃中寢



土寇王之典桀黠反覆公不動聲色徵而戮之餘黨莫敢動者戊寅秋李自成敗於潼關已而復振蹂宜陽驪永甯熊耳以西屠屯壁以十數雒陽震恐福邸在城中積金錢綵物累鉅萬謹錄籥牡不問賊援兵之過者糗構惡投之地詢曰王家擁金貲厭梁肉而令吾輩枵腹死寇乎公聞而憂之具以大計動王王弗省明年正月賊侵逼河南總兵王紹禹堅以其兵入城公門於北紹禹門於西副將羅岱之兵背西門而舍詭云逐賊實迎之返而合圍勢張甚守陴者無人色公疾呼家將縋下圍殺十數人賊再用羅軍礮具來攻公鬚眉戟張坐城頭叱左右弓弩亂發賊多死紹禹之兵視而嘻道上竊竊耳語旦暮以城下賊蕪王府而分之羅軍招與同叛或得其語告公且勸之去公歎曰我向固憂之今事已去矣計安出雖然雒陽重地王神祖愛子猶有神靈此城必全萬一蹉跌吾奉身以死之臨難苟免豈儒者事耶越日王紹禹之兵乘夜揮刀殺守者懸布於堞賊乘之上城陷公北向慟哭子弟牽衣請避賊公曰我一死以上答所受內副所學於義得矣去將何之天明賊大至有起於賊中者曰公非賑饑呂尚書耶我能活公可乘間去公弗動其衆擁以下過福王於道已反接公奮

其首願王曰王綱常至重等死耳毋誅於賊辱國體賊渠見公於周公廟曰呂尚書曰請兵餉殺我曹今定何如耶公瞋目罵曰吾天子大臣恨無兵以磔汝狗鼠今日之事唯有死耳死不愧天地不愧聖賢復何憾賊捫之地欲屈之公叱曰吾君在北北向再拜又西向拜父母申脰就刃容色自若是日也福王亦遇害嗚呼吾觀雒陽之亡公之死於王室荒枯之際惻乎有餘痛焉神祖在宥日久天府之藏不可以辜按宮省舊吏皆云鄭貴妃緣愛子之故斥大半辦治國裝再撥莊田二萬頃鹽引數千綱收其贏以滋封殖他王莫埒自中原用兵思陵封禪匱詘推光廟天顯之愛不忍以憂叔父掌計老臣如呂公者身在雒陽熟知王宮緡錢藏銀小發取其中可充軍興之半號咷叫呼懼傷親親之恩迺屏人極論開曉禍福王亦但領之而已捐私橐出家糧譬之捧土堙河萬分何濟老臣不惜以身率衆冀幸王聞之寤自輸以佐縣官而絀膝屬鑄卒棄之宛徒悍卒之手此公聞國言籍籍拊膺嚙指而歎王之失其會也孝經之三章不云乎高而不危所以長守貴也滿而不溢所以長守富也保社稷和民人是爲諸侯之孝漢文帝四子梁最親王竇太后少子居天下膏腴地球玉寶器多



於京師以史攷之亦可謂之驕且溢矣七國作難王恐上憂太后日夜泣  
梁將士力戰吳楚不敢過而西王之歿也得謚曰孝今夫神祖之所以愛  
王且厚王者樹億萬年維城之助也天下有急王屬尊地近能爲宗室倡  
首蓋當有聞而應者社稷安則王安兩宮在天之靈罔不安矣斯非諸侯  
之孝乎當自成之敗潼關所餘不過數十騎雒陽之變縣於內潰彼非能  
肉薄而攻也克東都據形勝發王中府金以號召饑民一朝響應百萬華  
夏因之土崩若使早從公言天下事必不至此喪亂方多吾謀不用痛宗  
周之板蕩感大道之銷沈公於是灑熱血以澆孤城抱殘經而覲三后講  
舍則芝焚可歎故宮則麥秀堪哀天實爲之公其如天何哉公攷正六書  
多所論著他文及奏議無慮數百卷晚年乃著存古十二篇士戒七則其  
說歸乎敦本訓俗下至肴核衣履之微事爲之制人或疑公宜闊達濟變  
而規規小節得無非其急者余則謂數十年來士大夫極滋味盛倡樂以  
自奉子弟儻從通脫放橫侵枉小民故輿特蠹賊數斂姦軌相因而起公  
此書所以塞亂源而消害氣謂之拔世可也而豈區區者乎公司李充州  
曉文法識利病折獄多所平反定保甲法違妖之變賴以無恐敷歷銓曹

公廉不受私謁釐正選簿年稽月及周忠介聯事郎署嘗亟稱之觸掌官  
忤政府據故事以面折臺諫偏倚克舉其職修南都二十六倉五場清屯  
糧入十八萬汰冗軍補脫卒募趨敢之士簡其樓船甲仗自采石至瓜步  
爲江防蓋公之爲人內服儒宗外精吏職其言行本之鄉魯而間出於范  
蠡之治越管子之治齊精彊廉辦自許爲有用之學不獨一經專門已也  
南侍郎陸辭上目而偉之既受事得所上章皆精切於職掌一無骫骳上  
以此切責前計臣而見公分憂辦職公亦謂得行其志盡力以自効於上  
言者乃撫他事中公既畏惡其能人皆數廢數起公獨一跌不復退居嵩  
山之陽者七年以遜世無間爲學不欲與世之君子競其短長然自以遭  
不世之知願用毀去每生徒擁卷父老登陣之日其中有不舍然者故沒  
身卒以忠顯嗟乎千載而下可以知公心矣余以詞林後進識賀公公粥  
粥謹厚未爲通人所許然不失爲醇儒以理學多所講貫今散佚弗傳武  
昌之變楚王委國儲百萬以資賊與雒陽事相類故牽連書之呂公仕宦  
參錯余未及見然在南中時遊公豐芑書院諸生多稱之流寇從渾池初  
渡淮泗宴然呂大司馬首以鳳陵單外爲憂勸上宿重兵爲衛人皆服其



先見又維陽未破苦言以借箸福邸而終不顯其謀賊去之後維人士避  
亂渡江頗有言其事者余籍而記之二十年矣今呂公之子兆璜知解州  
而兆琳成進士於故家遺老訪購公之遺文淮安守吾友張公藍孺實公  
之壻手自讎校刻之於淮上余既受而卒讀江村寒夜從廢簾敗紙中追  
理舊聞補公家傳所不載庶於國家存亡大故後人知所攷信非爲公一  
人已也公諭坐在新安之某原以郭夫人耐其月日譜系茲不載載其大  
者余以公在祀典配瞽宗作家廟諸生雅吹擊磬登歌進酒是不可以無  
辭乃系之以詩曰

巖巖兮孔宮漆經將出兮壞壁笙鏞我公其來兮章甫以從麥李兮周廟  
鴟鴞毀室兮斧斤載道我公其死兮四國是悼溘埃風兮上征御緹嶺兮  
王孫謁我后兮天門執羈勒兮微臣瞻慮如兮在旁撫愛子兮沾巾辭九  
闕兮心惻降周覽兮下國骨藉藉兮無人辨宮牆兮叢棘噫嘻曾與閔其  
不見兮蹇吾法夫仲繇苟髮膚之罔愧兮知父母終不我尤位鷹揚之苗  
裔兮功不遂乎營丘庶斯文之弗墜兮吾奚負於宗周甘芝菌之萎絕兮  
忍化此蕭艾也眷靈泉之涓潔兮雖抱石其何悔也重曰鼓填填兮血輪

困巫陽下招兮陰房青北邙巖岌兮碑出雲緋余馬兮河之許酌椒漿兮  
進蘭脯刻貞珉兮誓終古

少保大學士王文通公神道碑銘

順治十六年二月丁卯 上以故大學士王公守都察院左副都御史卒  
於其位爲之震悼而贈謚祭葬褒終之典畢備且命書其勲德於墓道之  
碑曰以昭朕篤念舊輔之意於永永勿忘其長子明德繕疏以謝退而屬  
偉業爲之辭偉業震恐曰紀事臣職也未有承制而用草莽固陋襲王章  
而私令甲禮之所不敢出也明德固以請曰 上命卽其家伐石樹表而  
螭首未有刻文匪惟抑沒先人將以隕越鉅典不共是懼吾子其謂之何  
偉業既辭不獲命謹按故光祿大夫左副都御史贈少保兼太子太保吏  
部尚書謚文通王公諱永吉字修之一字鐵山揚州高郵人也其先世徙  
自毘陵會大父諱木大父諱煥父諱自學皆以公貴贈少保妣皆贈夫人  
公生而瓊異長身修髯具文武材畧由進士起家再爲縣令於大田於仁  
和一爲推官於饒州威著異政從戶部郎備通州兵事有威名遂推以巡  
撫山東未一歲改薊門總督其時流寇已隳突河華滔天阻兵羣孽扇行



所在蟻結燕齊雲朔魚爛土崩公受服於倉卒之時投袂在敗亡之日猶能輯甯東夏擁護巖關障遏奔衝叫呼拮据既而有謀不用勢竟莫支變服開行投死無二忠著於前史事隔於興運故不得備書其初入 本朝一見授大理卿守法律持大體以刑不上大夫請即吏之謫罰者得以贖論晉工侍郎用疏辭報罷再起戶侍郎上封事十條於蘆政馬草尤中肯綮又陳投充五大害謂其上干國法下失人心慷慨切至報可施行尋擢兵部尚書賑饑眞定卽道上拜都察院左都御史未至 召入爲秘書院大學士其在兵部也絕請謁以嚴選格飭訓令以定兵制俾倖克舉其職且念土寇用反律而閭左剽劫不得與同科卽收考宜下刑曹非所司所當置獄其有無辜連染者請出之以息冤濫眞定爲州縣三十有二凶災延蔓數百餘里公以 上賑卹恩甚厚不可委屬城長吏倍道兼馳所過人人慰勞老幼滿於車下興發成於手中得調度之宜有調救之實又以其間訪官吏良猾風俗利病爲書奏之 上久知公忠勤任事故有以大用公也公居平搯擘江南漕弊京通是其根株非大釐革不足與更始會緣兵部前事從內院出奪一官視通州倉公初不以左降有所弛易受

命立馳至潞河訶輓卒以何不前對曰爲紅船紅船者楊村淤淺轉運之船也具得其稽索侵牟狀公笑曰吾分爲三番遞運則弊不得行矣已而果然嘗夜宿通惠河傳籌發運艘危坐繼兩巨燭手漢書一冊風雪繞其鬚髯達旦不寢人望之曰高郵公眞勞臣也明年 召入爲國史院大學士管吏部尚書事 上時御南苑手脫所服冠以賜面命之公頓首出坐堂上進其屬問曰新舊人以名第需次者幾何人曰千人矣掾中之以年勞在冊者幾何人曰倍之矣問其循序爲注補曰員缺之汰也資歷之有不相當也卽如是有十年之人而不得官也問其設法爲疏通曰參罰之多也開復之不易也卽如是有十年之官而不得遷也公太息起曰是安用我主爵者爲乃舉職掌所當釐正者分爲二十疏杜門請假繕寫十日而始成奏旣上見者咸服其精切蓋公天性彊干吏職能斷大事處之無疑以吏部用人爲天下安危治亂之本上以協恭同事外以厭伏羣情綱紀畢張苞苴抑絕卽下至流品勾稽年贏月縮銓除移駁甲是乙非他人視之叢蒼紛糾頭目眩瞶者無不吐決如流笑譚不倦而公亦自此漸以病矣公病而 尙方賜藥物趣 累詔不得已復出出而坐兄子科塲事



責授太常少卿未幾卽進左副都御史有意復嚮用之而公竟病不起嗚呼斯可謂出身爲物以死勤事之君子已公亦奚憾矣哉其或有不量公者曰古稱得士可以後亡公之初節不可爲不用也何以不能挽橫流救末造乎是不然山東亡命遽起如龍山滄浪淵諸賊天下之巨猾也公以一節挑三百騎未浹月而收縛散遣之殆盡亦足以見其畧矣京師倚邊腹建牙爲犄角舊制額兵十萬有無尙不能支乃抽調潰亡之後不復能軍廷議遂裁一督師一保督三巡撫二巡治六鎮帥而獨留薊督一官以任公子之以各路零星收拾之罷卒又闕其一年之餉而以當駸駸渡河百萬方張之流寇撩猛虎以空拳救燎原于杯水尙謂公力獨能辦之然乎否乎撤甯前併山海以爲堵梧根本之計此何等時也謀國者狐疑相杖公爭之數月猶不見從賊大同圍急而後遣之故公以單騎十日盡發關甯勁旅頓沛勤王去京師二百里而已無所及若夫公之南還也柄臣不過資其空名而未嘗假之實力然猶扼准不可蹈海何之走單舸於颶風鰲浪之中幾至觸石橫流妻孥破沒而後東身歸命嗟乎世之不量公者固失之矣彼謂智者觀危知變轉敗爲功又豈所以知公也哉羈旅登

朝非勲非舊遽受客卿之禮驟立羣僚之上苟非盡瘁竭誠何以報恩塞責又自悼推遷興毀耻以其餘生倖富貴庶幾乘機構會殫未死之力以救濟元元是以出入數年焦形極敝此固公之自待如此而其用心良已苦矣才大則磨礪自多名高而低梧亦甚公於是乎術輔其資道全其用有寬厚愛人之德而議獄不厭其深詳有變通宜民之方而守官必主於繩墨其意在別嫌疑擿隱伏絕賓客棄親知取一切以自立於無過然後可以保持善類調護艱難負方圓並畫之才逼膏火自煎之勢靡事不爲繼之以死維 當仁以馭駸驥者利其銜策擇棟梁者善其斧斤顛倒誣信妙於駕御而勞臣中壽奪我股肱宜乎 手詔爲之驚嗟而拊髀加之痛惜也偉業辱與公游每見其酒酣脫帽顧盼風生談嘲譚笑而語不及私簡易威儀而望之增悚輒驚以爲莫能測識及往問公疾公自言昔年經虎口葬魚腹瀕於死者數矣 主上待我厚今犬馬氣衰便恐無緣酬答不覺涕泗橫流故今日執筆表公心事以告萬世其使王氏子孫知朝廷所以保全先臣蹈戴無極而後人之過此者得此碑於苔侵石砌之餘摩挲捫讀論公之心而參攷於紀載必有爲之彷徨而愴歎者斯於



公亦可無負也已公生卒皆以己亥葬于其鄉之踣蹠山而鄒趙兩夫人以詔附子七人孫六人餘在誌傳中公嘗刲股肉以療親居喪稱死孝而高郵大水捍災患有功皆其大節不可不紀嗚呼觀公於此二者則其爲君國以不有其身又可得而知也爲之銘曰

於赫三事徽音不顯允文允武王臣蹇蹇迺告圻父曰予腹心乃陟上宰左右一人錫之天閑爾亦千里駕我日車掉鞅不已維玉及瑤垂帶以朝耀首有飾翠帽豐貂雲臺是圖憂公見貌于思于思遇天一笑亥有二首辰在降婁害于股肱箕尾以游追命舊勞大書深刻史臣作歌爰紀哀職淮水方澤我公障之高城無恙我公相之下茲墨食公其來思穹碑截嶽宰樹參差後千百年視此銘詩

## 梅村家藏藁卷第四十一終

## 梅村家藏藁卷第四十二

## 文集二十

神道碑銘二 墓誌銘一

通議大夫兵部右侍郎永甯王調張公神道碑銘

世祖皇帝御極之十年兵部右侍郎張公鼎延夙夜左右執事有恪上憫其勤勞加恩賜金幣馳傳歸里公卿祖道於長安門外都人以爲榮又六年公以病卒於永甯之故第其子兗州太守瑄吏科都給事中璿泣而言曰維我國家天造之初卿貳大僚不敢遽以骸骨爲請有年至致事者輒留宿衛奉朝請於京師其蒙恩予告有之自先臣始是不可以莫之紀也又三年兗州服闋補淮安守而命偉業書公墓隧之碑謹按張氏陝西同州人始祖仲文避兵徙洛之永甯仲文以下六世諱士益緣其子中丞公貴得封中丞公諱論仕至四川巡撫都御史以元配段夫人生公公舉萬曆壬戌進士起家行人考選兵科劾兵尚書霍維華以罪廷諍惠安伯張慶臻賄改敕書及宣大總督張曉巡撫張三杰失事狀所言皆施行當時推其讜直陞兵科都給事中在明季啟禎之世蘭州土司奢崇明



反連結水西中丞初按蜀繼受任滇撫克遂前功先後收復四十七城拓地二千里五峯山桃紅壩之捷載其渠魁叩笮蕩定論功爲西南第一方中丞歸自按蜀以清卿居里負知兵名而公被擢在省垣將吏勇怯軍機進止皆其職所當執奏每在直中夜治文書參密畫旬日不敢洗沐其劾張慶臻也上怒慶臻動舊掌京營行金主書竄易詔草文華召對事連長山相劉公鴻訓劉賢相其曲意慶臻有端受取事未得考實公雖糾擿慶臻無所避終不欲傳上怒致大臣辟故與御史吳玉持論並劾正而公微爲持平在廷服其知國體後於平臺數被引見敷奏詳敏上以爲能眷遇寢隆以中丞撫蜀子例不得居諫職請避歸忌者撫其里居事蜚語聞左官薄謫而中丞亦功成納節矣流寇之渡河而南也首陷澠池盧氏次及永甯永山城不脩礦盜亦動邑無真令民皆搖心中丞卽巴渝之舊部過宛雒之嚴衝誓衆登陣捐金犒士天寒露止離風雪戰瘰之患城全身瘁屬疾不起公時已從行人司副再遷爲南京吏部驗封司郎中職事修舉驟駁且復嚮用旣奔喪成服伏闕上書曰臣父出定蠻方還扞鄉里戮力兵間致於僵仆惟主上念葛亮之渡瀘以勞定國憐子囊之城郢沒不忘

君庶俾先臣死骨不朽上省章嫌其稱譽過實下所司按覈竟坐免官或以爲用事者因微文修舊郅非盡出於上意也監軍道湯開遠好直諫嘗追訟公曰永甯鄉紳張論以死勤事不蒙優錄并其子錮之熊耳以西塢壁以百數有不聞之解體乎閏七年李自成再起中州先破宜陽永甯而雒陽遂至不守公流離中條上形勢請於宜永之交如韓城三鄉者宿重兵守要害山道阨隘可以搯其吭而弗出且曰臣爲親受譴不獲復奉關廷敢因耳目所及一陳滅賊之策永填溝壑終無所恨上亦聽之然竟弗召也嘗憤中樞失策流涕告所知曰嵩山綿亘三百里宜永當適中之地永有東西二嶠之固尤足設險賊之出入秦豫磐牙穿穴於其中始先人守永卽所以守雒守雒卽所以守中原當時不圖其功覆用爲罪山民憤歎人無鬪志賊勢披猖未必不繇於此嗟乎吾父子功罪已矣如國事何哉當自成破永公守南城事急主僕匿於埧井賊燭以炬弗見投之以石弗傷越兩日有一嫗來汲僕謀於公緣窺先上方及幕賊攜刃者至將加害嫗給言吾子也遂脫脫已嫗忽不見僕傳語其僮篝火井旁號公出之歸於溪源寨五日夜中夜心動跨驢急行天明而跡者至報曰已去乃免公



有井異記著其事文多不載公之免也宗人多死兩子幸無恙避地河北懷縣間行歸營中丞寇窅於故山中賊騎充斥公晝伏林莽夜穿窬穴葬畢仰天慟曰孤子自此可無憾矣汴梁之急也公建議秦兵雖奉詔來救賊銳甚未可爭鋒可駐師鞏縣扼虎牢之險爲持久及孫傳庭敗於柿園歸秦掃衆復出關自謂必勝公獨貽書戒勿輕敵宜修復雒陽進戰退守出萬全之計迺吾謀適弗用而明亦已亡矣兩河並覆郡邑受僞署誅鋤大姓搜牢金帛公子弟被執彭耑耑宗族之弗全會 本朝受命大庇生民百度維新九品式敘公用薦徵拜吏部驗封司郎中由驗封改考功管大計是時天下新定長吏丞尉軍中以便宜除拜皆白版假守年勞治行掾史輒去其籍莫得勾稽公據典章覈流品浮僞必黜貪殘必懲奏免千有餘人銓格以正甲戌分校禮闈所得士有至公輔者累資晉太僕少卿換大理尋爲正陟侍郎於工部爲左於刑部兵部爲右階通奉大夫再進秩一等禮遇視六卿蓋異數也其在大理刑部也屢決大獄亭疑奏讞依於仁恕仍抗章舉正職業申嚴律令不爲煩苛大者定僕區之法寬株送之條盛夏請解出繫囚桀黠民妄指莊田詭勢自匿者必正其欺謾至

今奉爲絜令焉公爲人曉習文法在事勤力鮮所回隱同列或語以受任日淺宜引嫌避可否公撫摩出涕曰某遭本鄉傾覆生類殄盡提攜細弱歸命 聖朝出虎口攀龍鱗際風雲脫湯火若不能出身自効裨益萬分何以見陳許汝穎之士乎其居心盡節如此中丞有別墅在金門山所產篋簾篠簞埒於江陵之橘成都之桑公之謝政歸田疇廬舍次第整比於其間立家廟設義莊以尊祖收族暇則借鎖少參諸公爲阡陌之游作五老圖自爲文記之有勸之復出者笑弗應二子中外並厯顯仕垂組揭節歸拜公於德里公與廉夫人慨然太息曰吾出管井之中上見烽火接天下見積屍撐距當此時未識軀命所在詎意今日骨肉復完鳴騶夾道上先人之邱隴哉語曰知足不辱 聖主之優老臣恩不可以忘也公兄弟三人季曰世延夫婦死於兵公撫其二孤城琿有恩紀廉夫人視遇如所生人以爲難夫人事公母段太君以孝內治肅飭先於公二年以歿公字慎之別字玉調有文集二十餘卷墓在豐原之墟以廉夫人附子三人長琿次璿也季淑塲女三人孫男一挺之孫女一餘詳在墓誌偉業聞活千人者必有封中丞之討蘭州與水西也不多殺戮以侈首功不附宦寺以



趣賞率髮人焚部可撫者撫之巴童竇女無歸者歸之其仁恩結於蜀人猶未之有張益州焉黃巾禍亂食祿之家多見屠滅張氏子孫獨完受其福嗚呼上下三十餘年觀公父子之際亦可以知天道矣初偉業之識淮安君於浙也因吾友張黃門牧庵以定交繼在京師得交吏垣君距今十有餘年矣淮安友道敦篤契分特深熟聞公家世行歷言之庶足攷信茲以揭德樹旂爲屬容敢用不文辭謹掇拾大者著之如右而系之以詩曰金門之竹有琅玕上指白雲下拂青鸞于焉宴衍于焉考槃河水漣漪二峭嶺屹 篤生中丞功著西土紹啟我公主闕是補謬謬在廷不茹不吐亂之始生載禦其侮 皤皤黃髮有勞實多覆曰僭僭譏口則那心之憂矣涕泣滂沱人亦有言我罪伊何 洛之竭矣乃穿我墉井之冽矣乃逃我躬誰其擠之我是用急誰其拯之使我心惻 亂其有定天降厥祐王師徂征生民乃救 帝思耆德召置左右豈不懷歸竭歷恐後 乃亞司空乃貳司馬 帝曰汝勞錫之休假綿綺于純黃金百冶公拜稽首歸永之野 飲此旨酒瞻望北卽哀我人斯何辜流亡憇余一老歸焉永滅蒼蒼者天矢諸弗忘 伐彼質簪爰作笙簫嘒嘒管聲薦我蘋藻凡爾

子孫不遐有詔神之聽之工祝致告 維厥祖是承維先公是行鼎彝及鼎刻茲令名如嵩與少不蹇不崩後千百年家以永存

封中憲大夫按察司副使秦公神道碑銘

惟無錫秦氏遠有世序自宋龍圖閣直學士少游公十八世爲明少保南京兵部尚書鳳山公謚端敏端敏之仲子姚安守諱汴汴生邑文學諱楷楷生湯溪令諱延默湯溪以吳孺人生府君諱重采字幼儀用子貴初封編修再封中憲大夫按察司副使元配華恭人生三子吾友補念舉乙未禮闈第一驢傳賜及第歷今官府君之冢嗣也邇 國家天造之初遭風雲致公輔者多在大河以北我東南之人由制科進者先後哀然爲舉首然及其親之存者不過一二人而已當補念之首南宮薦也族子對巖太史名在其亞人咸謂世德所致且曰此兩人皆有親是時 天子幸南苑親近儒臣數召問其父母幾何歲兄若弟幾何人補念進見 便殿 賜衣侍宴 上慰勞之者尤渥府君從其家貽書教誡補念出以示其同官余從班行中具聞之又五年 上擇侍從諸臣之才者試之以民事補念乃遷爲監司爲臬長於浙西江右府君一再就養於邸中兩地士民聞其



緒言退而攷其長之行事皆謂曰信府君沒凡所以昭德焯聞者有狀有誄有幽堂之銘補念偕其弟屬偉業書其墓碑余既辭不獲命則請書其孝友敦睦者曰君少孤說髦就位辟踊如成人母病籲天減己算以代母喪在殯火作搏頰號呼融風爲之反伯兄有倍年之長旦晡問起居細大必諮請待報兄中歲多故諍訟則相救繇役則相助誅求則勉勉中分之疾病手自扶持口嘗藥以進居兄喪哀毀過禮上自世父下逮諸子旁及於姑姊甥舅其事長也肅而和慈幼也柔而正收族也信而睦一門中外貧者取給焉弱者取力焉怨者取平焉先君之師資執友平生之同學故人德施罔弗報也患難罔不恤也宗人之占籍宅邑者通賦株累不忍別白以移之禍也書其莊敬樂易者曰衣再浣食二簋而祭祀宴享必潔必豐飭儉從絕干謁而公正是非不阿不撓稱心直言忘形徒步無崖岸無齟齬無鈞距無町畦早罷其公車義好爲小詞間出於博奕漫戲晚年善病昇小輿以節勞觀引滿以當醉油油然落落然也最君生平其闔門投轄留賓泥飲似陳孟公老疾俱至興懷名山似宗少文預終制營生壙歌呼其旁飾巾待盡似趙邵卿司空表聖雖然府君之可書者盡於此乎余

於秦氏同官也得備徵所聞可書其細不書其大耶補念之在侍從也君以一儒者扼腕時事見奏對務依於深刻歎曰堯舜在上奈何稱說申韓補念之位執憲也前後多所平反用仁愛寬恕以爲治有勸之立威嚴者君慨然曰吾父令湯溪清前宰帑金之獄全活者衆家門食報未必不繇於此吾子幸備官可誅殺立威名乎潯陽將以事方卽訊聞君至操百鎰逆諸塗君正色叱之曰若直安所事行金曲則安可以私故懷大法若此者君之居心持己補念之泄政服官徵諸家乘有裨國故所以教忠而養志者胥於是乎在何可弗書書其卒生癸卯歿戊申僅過乎中壽也書其葬去赴告之六閭月其地侍郎灣也以華恭人從恭人蚤亡由安人以再受贈命其賢有德也具家傳故不書不勝書也書其子長江西按察使斌卽補念也寅仲也錄季也皆諸生孫八人曾孫三人孫以下何不名誌詳故碑可得而畧也然則碑之所宜詳者尤在補念之孝乎孝經之言曰揚名安親名揚矣親不安不可謂之孝也往者翰林官俸入不足資所給輒寬其休假湯沐以便於定省今令甲獨否故有擢上第備近臣爲親者緣供億之闕憂其子爲子者爲門戶之艱念其親以地之遠而賦之急惟江



南爲特甚古制寬大臣有請外宋之館閣雖直學士以上猶乞一郡以養父母世祖之内外並任者實做舊典責吏治兼體臣子以優其私竊聞補念之迎養也將車都亭扶攜垂白長老聚觀郡邑畢至余在同官中爲憫焉太息曰吾輩之事其親有一日之寵如秦君者乎故今日刻君之碑書吾友之孝而原本於君恩噫嘻此亦禮經意也爲之銘曰

奕奕淮海大放厥詞好是正直坎壈於時桓桓端敏大顯丕績耆定四方載諸典冊維君也文不有其名維君也才不有其勲左絃右壺笑傲白雲永懷二人孝思無忝因心則愛篤我天顯動莫若敬居莫若儉講信脩睦守道樂善帝曰鑒哉錫以圭璧薦之明堂籍用瑤席乃登法從乃作牧伯祿養鼎鍾休假浣滌趨庭義訓曰圖報國昔人所重惟兵與刑尙書秉鉞捷伐蠻荆好生不殺著有令聞今君之子執憲以正仁恕廉平全彼民命弗替引之長保餘慶有墮者山有檻者泉春申谿澗泰伯土田新阡襲吉卜云萬年爰作斯廟升歌鼓瑟我牛我羊薦饗來格絃彼銘詩刻之樂石貽爾子孫昭示無極

俞憲梁公西韓先生墓誌銘

偉業奉先大夫之喪在殯眞定少宰梁公諱清遠排續其尊人俞憲西韓先生行事來告曰月日公薨月日公葬納窆之石未有刻文以累子偉業爲之噉然號曰西韓吾友也聞朋友之喪禮宜爲位哭今惇惇苴經之中弗獲以其服哭之又大功廢誦矧可銜哀執筆預知文字之役乎敢稽顙辭踰月方伯佟公再以少宰之意來速銘則又參獻流涕曰孤子交於梁氏父子者二十年先大夫所具聞也梁氏方貴盛知交故吏滿天下少宰不以假名公卿手顧重跼三十里固以屬余其謂篤老故人知公之生平爲悉也敢終用服爲解乎乃反袂拭面刪取其辭而銘焉按狀公諱維樞字慎可別號西韓生眞定人其先徙自蔚州七世至太宰貞敏公始大貞敏第四子封中書澹明公諱志以元配吳夫人生公公生而環異貞敏奇愛之旣長負志節讀書不屑俗儒章句澹明公俾就家塾塾師避席謝非所能誨且曰是其文殊類夢白夢白者高邑趙忠毅公隆萬中所推眞定兩太宰也時以小選家居講道指授生徒公執經往侍遂爲入室弟子每著書必命校讐丹黃接席得所詠韓河諸什撫卷歎曰風雅不墜復見之梁生矣其愛重如此學成至京師及應城楊忠烈之門楊一見嗟異曰高



邑誠知人乙卯京闈既雋諷誦自如罕接賀者趙公聞而嘉之曰此吾所以取慎可也天啟初趙公枋用公以貞敏褒終之典未備上書闕下因趙公以徧贊賓客表章先烈討求國是愍綸下而公之聲名爛焉逆奄起詔獄自趙楊爲黨魁首被禍趙白首會逮公傾身贍護唯謹趙公得減死出語人曰若慎可者斯可謂之義故矣楊銀鐺膠致道出恒州公策蹇往迓大言檻車之旁曰公此行足以垂名竹帛死者公之本志豈足畏哉楊舉手曰知子此來不徒師資之情昔人有言九死不悔此吾心也於時邏卒猶立人皆以耳目非是盍不爲門戶計公不顧累下春官第臺使者疏其才京朝官以詔書保舉久之用吏部銓考授內閣撰文中書舍人公大臣子孫生長畿輔朝章國故耳濡目染機密之地演綸畫敕胥倚辦於公上命草詔諭督師漏下二十刻中使闕殿門以待傳呼迫趣援毫立就宮省爲之嗟伏應詔陳便宜多所指切進循良城守二書願領諸選人爲挈令章下所司踰年晉尙寶司丞副掌典籍事先是典籍一官非復祖宗舊制官資由他塗雜進久者子弟枝附盤互於其中當國者與外廷忤疑爲煽動坐以漏泄省中語言之上杖殺之而改用公等一二正流擢自乙科特

重其選公屏交游避名勢雖爲當途引用公務外弗肯與通迺同事者班在公右沾沾喜自詡相君之私人交關請謁向時得罪者親黨側目思報蜚語上聞中外皆知公薰蕕不相緣染而論者以官聯接跡調語及之誣旣白猶用其文罷公士論佛鬱未浹月起家擢任工部主事從尙書吳橋范文貞公請也范公憂神京孤注增樓櫓宅戎器公襄其勞無何廟社淪胥嬰城被執誓以必死 皇清定鼎卽舊官錄用奔澹明公喪歸而孝養吳夫人者八年用疏薦復出補營繕郎管理三山掌灰物之徵令以共邦用匠人之取厲礮冶氏之給薪蒸轉移執事之車牛僦費公壹其數量課以員程丞徒稱平乾清宮告成得文綺名馬之賜陞山東按察司僉事整飭武德兵備武德多鳴騶暴客豪大姓爲之窟穴莫能擒治公簡練營兵署其驍雄爲右職責以討捕收府姦者置之法縛巨猾送都市戮之境內以清視事一年絕苞苴恤徭役督河漕之卒而牽輓時申逋逃之條而株送免惠政流聞會入賀遂乞養後五年而卒於家享年七十有四學者私謚爲文孝先生稱本志序篤行也公於書酷嗜歐陽率更得其楷法 世祖皇帝知其能命書數紙以進 天語褒嘉傳爲盛事所著玉劍尊聞及



性諧日腹內閣小識羣玉直譽等集數百卷公之在典籍嘗請下獻書之  
令以備典章缺失事不克就至今金銷石泐之餘考鉤黨之始終辨政本  
之功罪非公紀錄孰可援據哉公生於丁亥八月之二十九日卒於壬寅  
年十月之六日元配王氏繼王氏再繼杜氏少宰貴於典得加恩二母元  
配王贈恭人而杜贈封亦如之有六子長少宰也次清泰諸生次清傳武  
進士候補鑾儀衛次清尙清芳清烈與兄清泰皆早卒孫男七人允樸曾  
監允桓允梅皆諸生允榛允梧皆清遠出允杰諸生允構皆清傳出孫女  
五人曾孫男五人願光卿光憲光蔭光誥光皆允樸出曾孫女三人少宰  
以某月日葬公於真定某鄉之某原禮也余與公定交於先朝比去京師  
十五年宿素已盡唯公迎閣握手高譚盡日余疲薈不任趨拜而公善飲  
噉據鞍躍馬能勤於其官當是時公之諸子鳴騶夾道人或愛公勸其少  
自暇逸輒笑弗應間爲余言年少時射麋擊兔於茂山之下韓河之濱極  
望平蕪登高長嘯慕袁綵鄭莊之爲人又先業在雕橋莊有古柏四十圍  
趙忠毅嘗過而憩焉歲月不居身名晚晚每摩挲其下彷徨歎息不能去  
余因察公志氣魁岸沉塞類古勞人節士之風年雖遲暮宿心未摧每思

出其所長自効於當世非苟以家門貴盛得散自全者也彼愛公者烏足  
以知公心哉余投老荒江六年衰病坎壈倍於疇昔公家英嗣皆以公故  
辱知余余得棲遲閭里苟視先人之飯含者夫猶公賜也嗚呼其可無銘  
銘曰

漢有平原觸忤宦豎急難相勉不憂不懼偉哉裴生爲前孝廉徒步往送  
嶠澠之間偏偏梁公媲美前列執義名賢古人之節嬰也存趙融乎訟楊  
同垂信史北州之良伯鸞五噫叔敬七序作爲文章掌帝之制益耳有後  
河西以封一門萬石四世五公烈士暮年壯心伏櫪毋以老耄敢自暇佚  
恒山奕奕滹沱洋洋敦邱宰木赤壤黃腸我銘幽宮以報死友陵遷谷移  
斯言不朽

左諭德濟甯楊公墓誌銘

故奉訓大夫左春坊左諭德兼翰林院侍講濟甯楊公以避地卒於毘陵  
東南二十里戚墅堰之方垞村其孤通庵奉其喪歸葬以狀來言曰先君  
之歿也遺命就葬江南而請子一言以銘其藏今諸孤奉母北還將卜諸  
先大叅之兆而不得子一言是再違先君意也余受而哭之曰余何忍銘



吾友哉按狀公諱士聰字朝徹別號鳬岫中辛未進士選庶吉士癸酉授翰林院檢討甲戌奉命冊封趙王王以疾請無拜公正色裁之卒如禮丁丑會試同考得春秋士二十三人明年皇太子出閣講學充校書官以職事糾中書黃應恩失當事意尋以經筵講官召對面論考選得失疏劾吏部尙書田唯嘉及其鄉人太僕卿史堇所爲諸不法上用其語唯嘉黜免堇逮問未幾田史之黨復振公病請回籍辛巳史堇死獄中詔籍其家應恩前已他事論死乃思公言爲可用壬午召見擢右春坊中允副考北闈得士百七十有一人癸未題補日講陞左諭德管誥敕修大明會典甲申得旨宣慰襄藩賁手敕諭左鎮入援會通州相出治軍請以公收山東義勇未及行寇陷京師公投愛女於井趣孔夫人與妾陽氏祝氏縊已則仰藥自殺爲防守者覺水灌之大吐復活孔懸絕甦二妾與女死焉得間棄家南奔督輔請爲監軍護諸鎮帥不果過江避兵武塘旣而轉徙於丹陽金沙終歸毘陵鬱鬱不得志以死初余同館兄弟二十四人而豫章楊機部山右王二彌公與余四人者立朝相終始機部最伉直余與二彌好持論公謹質疑重大節其以職事糾黃應恩也應恩者小人厯事久關通

中外舊制詞臣於殿閣大學士爲同官而中書特從史卽積資至九卿不得鈞禮淄川相以外臣入廢掌故而應恩挾中官重示籠絡又助爲調旨以此得相張心益竊無舊節公與語不合立具奏又移書淄川責數之而衆人盡目懾公矣田唯嘉者以吏侍郎取中旨進於相張爲師生而史堇持虎而驚父喪家居願指諸大吏爲威福天下莫敢言公於便殿白發其端退而上書條疏賊贖章十數上當是時先皇帝欲公盡言故下嚴旨屢詰辨苟一語參驗失實且收坐而公所彈奏又皆閣部大臣方任用領事其黨以聲勢權利相倚行金錢數十萬金吾大璫爲耳目日夜思有以中公而公以一書生孤特寡助結怨要近危禍難測朝士自一二人外莫敢過其門大會廷中無有立而與之言者迺益慷慨發舒盡列其詆欺狀以進終使邪黨莫得楮梧顛倒錯愕咋舌喪氣自實而後止此固公質直忠孝上感主知而先皇帝之明不可及也已公之奔走漂泊憤懣發病病革而大呼先帝召對者三凡以感舊恩而必報之死也嗟乎當先帝親儒重學而同官三四人奉詔輔導太子其遭遇之隆可不謂盛歟逮乎天地裂交游盡二彌前以病亡機部嬰城不屈而死唯公與余得相見於流離之



中而復歿於窮村喪禮未還妻子不立屈指二十四人零落亦無幾矣嗚呼可不歎哉公始祖諱林元季自北地遷濟林生惠惠生景高景高生鸞鸞生贈中大夫震震生贈中大夫思仁皆以大叅崑源公洵貴贈如其官崑源公卽公父也崑源公初娶周淑人蚤卒繼娶聶淑人生公公以甲子舉於鄉丁卯而大叅公歿聶淑人亦亡不及見公成進士公每言及未嘗不涕泣也公初娶贈孺人黃氏繼娶封孺人孔氏實聖裔妾陽氏宛平人祝氏江都人以殉難故其葬也必以附禮也男五人長通睿諸生黃出次通俊通久俱諸生次通俶孔出次通佐妾經氏出女一孫一璜通睿出孫女四人公詩文雅練章奏尤警覈所著靜遠堂藁玉堂薈記戊寅紀事甲申核眞畧凡數千卷生於丁酉七月十四日卒於戊子七月十一日享年五十有二其卒也通佐甫二歲公命育之江南且指以托通睿曰青山埋骨何必故士待此子成立以守吾墓今盡室北歸通睿必能奉經氏母撫幼弟以無忘父命嗚呼公雖卽安先隴而臨歿遺言請以刻諸墓石以明公避地之志也爲之銘曰

直矣而不罹其禍忠矣而不遂其名其必死而不死也君父之德其不死而必死也臣子之心豈其道之將行而命之不辰唯夫不有其家不有其身以全吾貞用昭示乎後人

梅村家藏藁卷第四十二終



梅村家藏彙卷第四十三

文集二十一

墓誌銘二

鴻臚寺序班封兵部武庫司主事丹陽荆公墓誌銘

丹陽之北七十里爲黃塘村有荆氏祠堂子孫累千人喪葬祭享必合其族於祠下有以鴻臚寺序班封奉直大夫兵部武庫司主事葬金壇之麥穗街者爲立初公族人所推爲祠正者也公諱文端字肅之立初其別號卒之歲得年八十有五其以兵部主事封公者曰吾友實君諱延實崇禎癸未進士其先漢荆王賈也以國爲姓元末祥十公徙居珥塘村始爲丹陽人累傳而水南居士諱輅以次子考功郎光裕貴封如其官丹陽之荆始大福建漳州府幕省吾公諱光祚水南長子於考功爲兄則公父也公繇諸生入太學授官鴻臚輟去職家居以孝悌聞先人資產推其上腴以與仲叔二弟仲蚤亡子幼公成就之訖於舉進士而實君先是辛酉捷省闈以經義知名當是時金沙叟東負天下望實君最蚤達爲共起者所推重海內之士贏糧徒步以趨金沙門巷常滿其爲實君所容接者見公無



不拜公顧勿色喜曰吾家自水南公以來皆用退素爲業爾以經生驟致  
虛譽若此可不戒哉已而實君棲遲累上顧視同輩及後舉者皆食祿得  
顯官親老矣公廼慰之曰若以名德重天下於我足矣豈藉一第娛老人  
耶其雅趣如此公爲人彊力任事醞謹篤誠性方嚴寡言笑不妄交與好  
面折人之過其中寬然長者也輕財好施見孤嫠窮餓者傾囊橐毀質劑  
無幾德色其爲祠正也每春秋時享庖俎豆省牲牽具薪蒸眊滌濯率羣  
從子姓執遵祿獻不以年至爲讓不以寒暑爲解祀畢手料簡酒肉序列  
長幼飲三行顧視同坐諸老人曰吾族大子弟數犯法不可以無教令乃  
書二簿明徵其善否召不率教者前責之曰某年月日以某事應撻罰雖  
甚頑梗若捷於市無所容退而相戒莫敢犯恐使我公知也一郡之人咸  
稱其宗法公以己丑三月十八日卒卽以是年十一月十七日偕王宜人  
合葬宜人王恭簡公之孫涉縣令栗菴公之女有家教年七十有五戊寅  
七月之三日卒生四子長廷獻仲廷聘兵部主事實君爲叔子而廷璧其  
季也女一諸孫十人丙戌舉人名子周者廷璧出於是實君以其狀來乞  
銘婁東吳偉業曰宗法之不行於天下久矣自大夫不立家廟世族弗設

宗老而長幼無所習賢不肖無所勸兵興以來譜牒散失數傳之後將視  
其祖父不知誰何之人此可爲歎息者也余與實君交二十年其間友朋  
摧折殆盡或親從凋落或家門陷破獨於荆氏名高而德達其禍仕晚而  
祿逮其親處於邑危民亂搶攘流離之中而能使門戶宴然名位通顯守  
先人之祠以教養子孫其祖宗之積厚使然歟抑宗法之善足以致之歟  
君子謂立初公之處已也惠而勤其教人也肅而寬其事先也敬而有禮  
是不可無銘爲之辭曰

公生己丑世宗代日月七紀天地壤先朝逸老古遺愛宜人辰當甲子再  
又十有五祿不待四子十孫福大來叶俊俸修傳建遠邁藁舉及周後未  
艾龜食其吉筮無害後五十年銘石在

嘉議大夫按察司使江公墓誌銘

按察司使江公病且革執余手流涕曰吾死不可不速葬吾墓有腹室將  
於此終焉所以窆窆之易也言已哽咽哭哭已復誣諉如前余爲失聲長  
慟其明日公果與疾載輅而行越十有一日卒先是公葬其原配張宜人  
遂自草生墳誌畧於是其子德祉孫紹賢以庚寅六月十五日葬公八里



橋之新阡廼卽公誌畧來乞銘余泣曰公未死而欲見余文既病而托余  
以死也其何忍辭爲序而銘焉序曰江氏家世無爲軍始祖聚從高皇帝  
起兵以功授昭信校尉世襲浙江衛所百戶聚子亮陞千戶改太倉衛進  
指揮僉事亮生懷遠將軍宣宣生指揮同知英英生二子長都襲世爵次  
山則公王大父也山生復亭公天然始用文學顯復亭子五人長御史亨  
泉公有源而見泉公有功爲第三子見泉子亦五人仲卽公也見泉以孝  
廉通判寶慶府陞雲南彌勒州知州謝病歸公始以乙卯舉春秋第五人  
壬戌成進士選授刑部主事陞員外改調兵部車駕司進郎中以忤璫削  
奪先皇帝卽位起原官擢肅州副使丁外艱服除補廣東嶺西道加參政  
再遷江西按察司使因署驛傳事以微文被譴歸公之族出及閭官次第  
得於自敘者如此公成進士叔弟璫襲公昌世甲子舉於鄉見泉公年八  
十公兄弟五人日擊鮮奏酒諸孫希韞鞠臚上壽里人榮之其任嶺南也  
璫襲謁選亦得廣州一官公兄弟老矣相愛也仕宦得相依里人又以爲  
榮此公之孝弟也其忤璫削奪也族弟雍世者游長安與里人某某作歌  
詩刺璫事發駢斬雍世獨亡命得脫邏者大索踪跡且及公禍不測公正

色無恐卒以免先皇帝初詔用摧折諸臣起家輒致津要公僅循舊牒需  
次一載乃得備兵肅州肅州爲西涼絕域人馬踰隴者道上絕水草且十  
日沿海賈船關入貨物爲奸利長吏坐而操其息以爲常公所轄非汎口  
以觀作漂大艦數百稅之可得十餘萬緡公禁止勿上岸曰庸知非洋寇  
耶此公之居身服官也公與給諫荆巖許公爲同年相得歡甚里中人所  
稱江許者也從江右歸給諫已前歿矣余兄魯岡初爲孝廉公常奉詔以  
三品官得舉所知疏其名入薦後魯岡成進士稱廉能世以公爲知人始  
余年七歲讀書公家塾識公公卽是年領鄉薦後三十年家居公折輩行  
與余及魯岡游當是時同里中如余兄弟最稱蹇落矣公於他雖甚薰赫  
未嘗少降意此公之居鄉與交友也公五十外便絕房室間好蒲博諸戲  
里居十餘年起第舍斥園圃窮日并夜唯恐弗及每一屋成張樂置酒無  
何窗櫺欄楣移就別築浸尋撤瓦椽從之矣公於子弟不欲有所付託橐  
中裝多爲僮奴竊去晚歲常苦貧願搜牢廢篋經營如故人或勸止之笑  
勿應夫人生謀百年竟衰常爲算久遠避凶忌公自以旦暮入地手自料



簡下里諸物可謂達生知命矣生平嗜好聊用遣放嗟乎其有不自得於中者耶公諱用世字仲行別號鼎震生於萬曆癸酉九月二十六日卒於順治庚寅六月初四日年七十有八原配張宜人人生於萬曆丙子二月二十日卒於崇禎乙亥四月三十日年六十子二長德禎蚤歿次德祉國子生孫男四紹賢府庠生德禎出紹祖紹貴紹顯俱德祉出初公以己丑八月先葬張宜人側室李氏附焉及公之葬也去歿之日僅及旬耳公羊傳曰不及時而日渴也不及時而不日慢葬也過時而日隱之也過時而不日謂之不能葬也當時而不日正也當時而日危不得葬也禮大夫三月而葬同位至公其當時者歟不及時者歟余見六七年來士大夫不告喪不會葬兵革殺禮危不得葬者有之矣其子孫或以此請具喪三年矣葬矣乎未可知也夫過時而不日則固已葬矣春秋猶謂之不能葬況過時而不葬者耶公之預作終制氣絕便歛歛訖便葬于孫遵而行之哭泣盡哀送車數十乘渴葬而得其正可不謂之禮歟吾故謹而目之也銘曰

可嗟江公居此室筮言協謀龜食墨後五十年視銘石  
封徵仕郎翰林院檢討端陽孫公暨鄒孺人合葬墓誌銘

余所知先達如毘陵尚書孫文介公以理學爲名臣偉業初以後進禮請見會公病薨不果恨當吾世失之庶幾得公之子弟及門與聞公之道者傳其緒言餘論則猶之乎見公也乃今操筆而銘我端陽先生端陽文介弟之子今檢討衣月館丈之父也孫氏家世臨濠明初有都督同知繼達者以賜第常州遂爲其郡人稱始祖五傳而爲山西行太僕卿鑾與從叔益同舉正德辛巳進士太僕生洲洲生臬再世贈禮部尚書臬生文介諱慎行爲乙未進士第三人以禮尚書事光熹兩朝爭李可灼紅丸案引春秋斷獄罹璫禍幾不免端皇帝召至京將用以相遇疾薨其事具國史有弟曰北愚公諱慎思由明經授藍山令生三子端陽先生其季也初藍山教授里中與鄒擴菴孝廉爲執友孝廉之子憲副澗寬公少從藍山受經既貴而兩家通婚端當萬曆之季毘陵世家推孫氏鄒氏憲副用文章政術顯而端陽實爲之壻以此游叔父外父間修學行號知名孫氏自太僕以清白起家子孫產復中落文介篤友愛其刻廉類貧諸生端陽雖宦家子鄒孺人于歸乃至不能謀一椽就文介別業以居攻苦食淡恥以干謁進年三十始補博士弟子員家貧乏絕間出未歸鄒孺人不肯從親戚假



貨炊煙中斷者久之先生還喜而歎曰眞吾婦也文介家居講學先生蚤有聞於止躬慎獨之訓其所辨曰義利所重曰盡倫文介以盡倫爲止至善嘗著困思抄一書其首章曰文王以仁孝敬慈信爲能止故曰聖人人倫之至倫盡則道盡斯以謂之實學先生服膺弗敢忘晚年郡太守會諸生論經義於傳是書院先生拱而言曰學以明倫爲本不則從事口耳與高談性命非俗學卽僞學也坐者皆爲聳聽嗚呼文介之爭紅丸也深有感於兩宮慈孝無間而在朝窺菀枯分水火以致不能調護起居可謂不敬故援經義以垂戒人臣其說本乎正心誠意要諸盡倫而止豈有一毫是非輕重於其間哉先生於三十年之後重爲舉揚大指良以見先臣居官立朝爲君父持論者在此其平日修身力行爲子弟誦說者亦在此然後文介一念篤誠不與黨論異同者始明白於天下後之讀三案者知國是不知有家學非先生之言莫得而徵也可弗識歟先生少失父事蔣孺人以孝聞自傷孤露非科第不足娛侍寡母乃益鏃礪於所業五子俾各通一經講論逾夜分乃罷數奇不得志於有司衣月貴後猶兩應省闈試拾經生言不少衰旣 覃恩受貤封益小心謹畏取文介公之學躬行實

踐之於義利之辨守之甚嚴一意絕交游造請臺使者行式廬禮謝弗見撫伯兄兩孫如已出教養之俾皆有成就族人之婚喪不能舉者傾囊橐以行賙救或其人有非義干犯者弗與校也性和易莊敬夙興夜寐終其身不見有惰容修太僕公遺宅以仰崇堂構於舍後開一圓顏其堂曰甯遠取語錄大義題諸牆壁曰吾以觀心養性焉善奕棋然亦非所好惟酷嗜行楷書能得文介筆法嘗少抄陰符道德經指其中曰此與中庸之論未發者合有異泉漢湧於圖中作亭其上題曰丹泉自爲文記之笑曰人以我爲好道徵不知此吾儒仁知動靜所發端也其篤志醇正始終不貳若此鄒孺人知詩書嫻內訓婉嫵能得其姑心蔣孺人臨革倦倦於賢且孝躬操作佐丞嘗儉素撙節之操雖貴弗改其遇親舊也以恩其教子女及諸婦也以禮其戒飭儉從也以法凡助先生成德者功居多中年憂勞子女頗善病晚境漸康適矣然每聞衣月辦嚴入都也疾復作其歸也良已以此衣月不樂居京師同輩及門下士多至顯官而衣月久之不調凡皆以親故也先生諱餘字季桓端陽其別號卒於丁未正月十三日距其生庚子也年六十有九端陽者著所生日也孺人同年生先一年卒子五



長自式丁亥進士以其官封先生爲徵仕郎翰林院檢討而母孺人暨妻潘氏并受封卽衣月也潘歿繼室以高氏次自儀其受婚母氏之女兄也自咸娶於瞿自晟娶於陳自箴娶於吳仲叔以貢需次選而二季諸生女七所適多名族諸子各有子自蒙適諸生賢以下共十有六其可名者四曰賢曰繩曰振曰謀餘未名也孫女十有三其行者二餘許字未行也曾孫男一殤衣月將以庚戌正月之九日舉襄事於龍蕩之新阡而因吾友鄒許士來請銘許士憲副之孫孺人則其姑也故請之尤力余論次孫氏因以追維疇昔當文介公之被召也余奉謁於彰儀門之邸舍既辭以疾其歿也則從而哭之越十六年再至京師則知同官中有衣月爲文介子孫一見相勞苦衣月時請外不許又請急余知其爲親故耳語之曰余實有老親乃不得已於此君固宜其官者也且兩尊人歲方壯卽不得請庸何憂衣月喟然曰先文介以盡倫之道教吾父吾父以之教諸子自式之忝此官也戒以書曰若惟弗墜忠孝以從祖及外王父爲之師吾父之所期自式者固不在乎一官也今吾母善病而不去吾豈能以官易吾親哉余曰善爲流涕而起嗟乎日月云邁霜露不居吾兩人之蒙恩歸里者

先後十有餘年而罔極之痛亦同致恨於終天矣徵許士之言余淚且潛然承睫而銘又烏可以已乎乃刪取其狀而繫之以詞曰

宋有胡公文定儒宗猶子與子籍溪五峰我思先正毘陵忠孝有姪傳家克己守道厥維初生夢彼赤雲再世而昌協於祥徵有兆者泉取之以祭貽爾子孫源遠弗替尙書阡左太僕塋東一邱歸然馬鬣新封我刻茲銘其辭昭灼庶幾後生紹修家學

中憲大夫太僕寺少卿泰掖徐公暨李恭人合葬墓誌銘

故太僕寺少卿徐公諱憲卿字九亮別號泰掖婁之沙溪里人也曾祖諱文炯祖諱經父爲敬思公諱可八嗣父爲少恒公諱可大同累贈中憲大夫如公官敬思生三子長諱榮次卽公也公少受書於伯兄榮經義文旨皆出指授其訓公也如子公事之也如父榮材高有聲諸生間已困蹟不遇而公宦達爲名卿經紀其兄家有無必共視其子如己出故里中稱孝謹者推徐氏公以己酉舉於鄉癸丑成進士丁嗣父憂丙辰起家授行人司行人冊封秦益二藩奉光廟登極詔往山右凡三使皆稱職庚申選授南京工科給事中掌計典尋管京營軍務丁卯添註南京光祿寺少卿三



載考績始遷南京太僕寺少卿駐潯州視江南北馬政又五年致仕歸久之以病卒年八十有二公爲人醴正忠厚稚少文所居官好推薦天下賢者其持論能依名節仕宦二十年常居不競之地同列皆專用過之在人情不無少望公虛之泊如也以是履險而不嬰其難處錚錚而不屈其名富厚寵榮而傳述於士君子之口以吾耳目所見如公者蓋未一二數焉其以工給事在南也逆璫初用事而三案議起公疏論紅丸以李可灼侍疾不謹無論其叵測有不軌心方士冀幸富貴擅進金石藥膏試至尊按祖宗朝法論死無赦再奏內批詔獄二款非所以示天下公宜還內閣下廷尉語甚切而朝議僉同一疏則直斥忠賢且罪狀客氏及所用要人是時朝右尚未敢頌言政奄者公首先摘發過其機牙奸黨皆側目焉主紅丸者宗伯毘陵孫公爲用事者所齟齬乃據摭同議合三案爲成書公疏在要典中排擊且日至又爲蜚語造黨錄詭託稗官小說者家首福唐葉公高邑趙公百二十餘人公與焉其先後公上封事及名在籍中者率檻車膠致都船之獄滿刺刺榜笞數千旁引株連遍天下或爲恫喝怵公者曰收至矣盍一聽我爲諛疏頌德者禍且解公曰我可始直而終佞耶不爲

動嗟乎公疏璫罪時特以爲當官而諍職耳其後赤車奔馳深竟黨與卽素號婞直者惴惴無人色公長者疑恇不撓迺坐曹廊中治文書自如惟遣妻子歸曰行矣無同禍留一童子守邸舍日飲酒襍被待急徵人以是服公大度能慎所守也璫旣敗公迺得累遷官於潯有城守功又久不調引告得請論者惜之以公老成遺直未嘗位交戟之內備顧問爲近臣當白發奄奸忠憤激切其不與楊左諸公同填牢戶者特毫髮間耳及召用推抑諸賢卽徒中致位兩府至貴重矣而公猶沿舊牒常調子散署一卿復以空文佐同政潯州大好山水用優名賢誠有餘願視曹輩咸拜公孤而白首仕宦不獲一入長安城又輒罷去然公亦浸病不復關世事矣公患風痺數年治良已甲申乙酉間疾遂甚不起嘗對子弟道上恩泣然流涕曰吾南中時自分死逆奄手迺得歸骨鄉里復上先人邱隴者纖毫皆先帝力也行年八十旦暮入地顧不先驅螻蟻重見此等事哉噫亦可哀矣公配李恭人事姑以孝御下以仁公廢居轉物累積纖微恭人佐之所羸得過當而教諸子醴謹無與比損車騎減服飾謝遣交游馴行孝友聞乎郡國惟公生平用功名始終而世其篤行垂示子孫故遠近皆傳其家



法公有三子長二階繇明經除永福縣知縣娶於呂再娶於吳次三智增  
例生娶於黃恭人出次舒邑庠生娶於周側室孫氏出孫八二階出者五  
長景耀次昇耀次晨耀俱庠生次星耀次勗耀二智出者三長耀琰庠生  
次耀珂耀璣舒出者一震耀恭人以崇禎甲申五月二十五日卒後四年  
爲順治戊子閏四月一日而公歿公之子以某年月日奉公與恭人喪合  
葬於左字圩之新阡爲之銘曰

貴勿極官九卿譽勿溢稱黨人拙近道介近情非矯許非浮沉佚以病勞  
以生壽不辱富不盈昭令德永永存

中憲大夫廣東兵備副使王公晚仲墓誌銘

余同年進士其在無錫者曰馬公素修唐公王乳錢公凝庵王公晚仲吳  
公永調爲五人素修負夙名晚達而唐公尤衰頓疑庵仕宦不大進永調  
用足疾引休晚仲有弟曰晦季相繼成進士門第通顯伯仲皆少年在同  
人中最爲踔絕矣已而素修殉節唐公以病錢公以兵皆死而晚仲任南  
部憲副聞寇難自經余與晦季過於吳門相向慟哭無何晦季亦死矣今  
秋永調以書來爲晚仲請銘曰此五人者惟吾在耳是不可無見於君之

文也余讀之不覺泣然流涕嗟乎二十年間人事變滅知交都盡觀於一  
邑則海內可知矣觀於王氏一門則他人可知矣嗟乎其何忍弗銘按狀  
公姓王氏諱孫蘭字晚仲別號雪肝其先河東人也十四世祖福從建炎  
南渡僑居吳之洞庭其自洞庭遷無錫則自十世祖信始信以辟召官浙  
江鹽運提舉生三子其季曰忠良公其後也忠良生珩珩生伯過伯過生  
鵬鵬生宙宙生之柱之柱生贈君我知父子皆諸生有志行我知以次子  
孫蕙知縣考滿恩贈文林郎卽晦季也公爲贈君仲子少而穎異父子兄  
弟間自爲師友甲子舉賢書三上始第選刑部主事奉敕視江北獄多平  
反擢員外郎出守成都頗劇號難治蜀府宗人以氣漁食鄉里市人叫謹  
操白梃逐之且東首燔其屋公立而搗曰宗人撓天子法宜治爾等小民  
燕王府知三尺何皆斂手曰惟太守令當是時微公言幾亂居二年奉贈  
公及太夫人諱歸服闋起補紹興守歲大祲設法賑救所全活甚衆久之  
以積勞擢廣東南部兵備副使粵中承平久軍政不修又以去京師遠督  
府屬蹇用文法束其下監司治一道兵不得視虎符尺籍糧糗鎗仗無所  
關預以爲常公視事欲有所整飭會倭寇反誓師遑川冒瘴癘穿箚銃薄



其巢殊有斬獲御史上其功報聞矣尋楚警押至長沙衛承蹂躪無堅城  
韶境接比戲下士不滿百公殫力扞圍使十輩請兵得羸卒七百人復以  
他警一夜撤去連州陷樂昌乳源仁化自潰韶吏民繼而逃手劍當門不  
可止城中空無人公仰天歎曰事不可爲矣再拜自縊死嗟乎以公必死  
之志使有一月糧率疲弱之卒千餘登陴授甲卽力竭城陷嚼齒罵賊而  
死猶可無憾地下廼公以一身蔽全粵而督府委南韶囑賊所呼百不應  
人心瓦解倉皇自縊是公之死不死於賊死於督府也公死而賊不至人  
有惜公者曰人臣之義城存與存城亡與亡蓋從容鎮定待賊至而死之  
未晚余曰不然夫死者人之所難末有不健於決成於果而敗於猶豫者  
也當京師初陷時道路所傳以先帝爲出狩素修將自裁客或止之曰君  
父存亡不可知而先致命萬一君存國復可若何素修毅然就義不顧也  
素修死其同時稍濡忍者一爲賊得卽欲自引決且不能彼夫封疆之吏  
城陷苟免其遲疑不早斷遂巡獲舉者往往猶是也而今責南韶以傷勇  
有是理歟公之必死其心則素修之心也公之死不如素修則地與事爲  
之也公無愧於心足矣死之輕重何足問哉公配華宜人冢本鉅族能佐

公以廉儉方兩親繼歿公宦蜀在萬里外經營喪紀皆宜人力也嗜禪悅  
好賸予自奉簡薄寬和逮下待庶出一如所生公亡九年家事益井井教  
育婚嫁具有成法公生於萬曆己亥九月十二日卒於崇禎癸未之十月  
享年四十有五宜人人生於萬曆己亥九月三十日卒於順治壬辰之三月  
享年五十有四其孤仁灝等擇日奉公與宜人之喪合葬於徐陶涇之新  
阡子六長仁灝縣諸生娶申氏宜人出次仁液縣諸生娶馬氏側室嚴氏  
出仁溢仁愼未娶俱側室計氏出仁遲仁澍未聘嚴氏出女六一適縣庠  
生殷臣庚卒一適郡庠生侯其源一適國子生楊世憲卒一字吳庠生劉  
履恒一字胡永和俱宜人出一未字計氏出孫男一仁灝出爲之銘曰  
大庾嶄巖武溪水蝮蛇糾蟠瘴母起白虹燭天忠臣死楓林青青魂歸里  
城郭蒿萊故宮毀高墳歸然君有子萬里迎喪葬於此後千百年視良史

# 梅村家藏彙卷第四十三終



# 梅村家藏藁卷第四十四

## 文集二十二

### 墓誌銘三

贈奉直大夫戶部福建清吏司員外郎仲常費公墓誌銘

今上在宥之十四年以郊祀大典推恩臣下寵及其世生封沒贈具如詔書於是溧陽費仲常先生以其子古心公貴得贈奉直大夫戶部福建清吏司員外郎配史氏贈宜人先是學使者以溧陽士民之請既俎豆公於學宮而 璽書之下也古心椎關吳會得以便道過家上冢而獨恨公之不及見乃最公生平之行蹟涕泣來諗曰先大夫爲諸生祭酒二十年齋志以沒不孝孤服膺遺訓以濫邀今日之寵而隧間之石未有刻辭若吾子界之一言則以彰 君賜而揚先德先大夫其不湮鬱於九原也偉業旣拜而敬諾乃卽古心所爲事述序而銘之序曰溧陽費氏故江右鉛山徙也以宋叅知政事諱士寅爲始祖叅政在開禧中同知國用使以言利不便忤韓侂胄落職從鉛山徙溧陽之春雨橋五傳而爲元國子助教諱子潤助教之子爲明太醫院判諱仲淵仲淵之後累世皆以醫顯其後有



育齋公諱某心育公諱某父子擅其術稱專門名家心育公即公父也公生而穎異心育公奇之慨然曰活千人者必有封吾祖宗爲此業以救世者二百年安其當在此子乎乃盡屏書藝方技之書呼公而屬之曰此不足學子當識其大者有吾家泰政故實在公乃感激刻勵經史百家之言無不畢覽漂陽故山城風俗樸厚其人修士君子之節而公從其賢者游立然諾砥名行寡忤而少可務爲斯然特立以不詭隨於世居家內行信備持喪哀毀創立祠堂勤修時祭事寡嫂以禮勸宗人以學與人交責備行誼磨切疆直有古人之風屢試於有司收其最等差陞日盈其門邑子弟經其指授者皆通經服古見者知之輒曰此費氏學也嘗拾遺金於逆旅守而不去待其人還之邑令試諸生傳呼稍屈擲其卷去同事皆隨之出主者爲謝過焉里中兒戲計設逆瑾祠面呵斥之且貽書數其罪有怵以禍患勿爲動其守正不撓如此生平與同里宋如園先生以功名相期許方天下多事如園以孝廉參軍謀油幢節鼓出入於嚴關絕塞得以專制四道爲名臣公則屈首一經屢踏省門不利乃至太乙之講授不及伯林之貢藥以此恒邑邑不樂如園之子其武才而能文公見之喟然太息

曰吾老矣不能偕如園從事馬蹄間他日其武貴吾兒其聯轡起乎已而言皆驗嗚呼其可感也已公諱良佐字忠卿別字仲常生於某年某月卒於某年某月史宜人爲其邑鉅姓閩德中外所稱生於某年某月卒於某年某月合葬在漂陽城外之某阡子一長遂終於邑庠生次達即古心也舉順治壬辰進士女二孫四人鉉鑑劍皆達出而達所出則鉉也鑑與鉉皆庠生吳偉業曰楚黃州杜退思雅負知人鑒常司訓漂陽爲余言費仲常名行不置也宋如園從塞上納節歸相遇於金陵屈指海內人物笑謂余曰君未覩其不鳴不躍者耳吾友費仲常真有用士也余雖未獲親炙仲常而游宋氏父子間不知其人視其友徵於宋氏則可以知費氏矣嗟乎參政不肯以言利進閱數百載而子孫始復爲司農耶語曰不爲良相則爲良醫費氏之所積既已深矣公之積學祗行不能得之身而得之子豈偶然哉是宜銘銘曰

山則三山江九派盤岡支水投金瀨處士高墳見者拜石闕島然昭帝裔松栢丸丸勿剪敗竊云龍象吉玆無害子孫繩繩遐未艾

贈內翰林國史院檢討鄧公墓誌銘



壽春城南二十里地曰東陡澗有林木鬱然者是爲贈文林郎國史院檢討鄧公之墓壽春故四戰地在明季分淮南北於通侯爲四大鎮而壽春以控帶楚豫宿重兵將不戢士鈔掠隳突發邱隴焚廬舍焱火屬天枯魑蔽地而府君之叢宮近焉孤子旭守而號哭身推喪車及諸河幾不克濟乃得所謂東陡澗者夜穿窬穴畫伏原野若有物相之者而墳立嗚呼此公羊傳所云渴葬也渴葬奈何以亂故不及時不備禮將以俟乎大葬大葬者遷也其因乎東陡澗則奈何曰天之相之也以不及時不備禮危不克葬之日而早界之以吉壤其遷也足跡遍乎千餘里之郊而卜惟壽春爲食祇就形家者言相陰陽正方位以戊戌正月九日改立房而下綽焉君子有善乎其卒事故謹而日之也鄧氏蓋高密侯苗裔宋建炎中有右正言諱肅者渡江入吳歸隱於洞庭其後道常公在明初以富民徙實鳳陽之臨淮道常公三世曰濠涓公諱璉濠涓之子曰景陽公諱洲再從臨淮徙壽州卽公父也公諱讓字汝謙別字咆泉爲景陽公次子孝友篤誠不苟嘗笑事長惟謹接物惟和雖遇童孺勿簡勿倨柔而不犯儉而中節規言矩行尺寸無爽當景陽公見背年甫十有八兄敬前母出也公獨身

堵柱腆洗以時事母張孺人克盡其養娶於沈早歿繼配蔡孺人朝暮暮鹽黽勉飲助公少負才好學家貧母病經營醫藥母亡廢書流涕乃棄去轉穀梁楚間精彊有心計蔡孺人機杼操作以克相於成稍贏則以修橋梁暨道路散施故舊親黨婚乎於我成喪乎於我殯惻獨乎於我養焉性好潔築室八公山下種蒔花藥絕去塵坌東阡西陌父老相存是非質成讜言裁正雖以一布衣家居人望以大人長德邦君加禮推爲鄉祭酒其未舉子也遍禱於山川夢曰而生故名之曰旭字以元昭厚修脯延經師以爲教孺人篝燈佐讀嘗願而歎曰爾父有志不遂鄧氏世有隱德其興在此子乎元昭今丁亥進士由翰林檢討升洮岷道副使贈公以其官者也嗚呼公與孺人之志可無負矣而豈知不及見哉公生於庚午八月十九日終於辛巳正月初六日年七十有二孺人少於公五歲乙亥六月十八日以生而其卒亦辛巳爲五月之晦當張孺人病也孺人齋而籲天欲以身代公歿而又號呼躡踵相隨入地若孺人者可謂難矣元昭與余同官其從檢討乞假歸葬也山澗水旋經營重繭余過之南中談其兩親生平未嘗不涕下旣以檄催北行不果中遣齎輓遷洮岷道以去余相送出



都門慨然太息曰自壽春去秦川二千餘里而洮州又僻在大夏居皋蘭山南一官絕塞何以爲先人坏土計哉今得請而歸歸而克歲葬事以余之習其先行也故用御史劉公之狀來謁銘余嘗讀東漢樊重傳善農稼好貨殖賑贍宗族恩加鄉閭身沒之日削券棄責者以百萬其後一宗五侯貴盛無與爲比心嘗善之比誌公墓知公之好施而喟然於仁人之必有後也元昭在館閣中師資氣誼在生死流離之間營護其妻子不以存沒易心不以鉤黨避禍天下聞而壯之接援同志問遺故人急難周旋窮愁慰薦先人後已終始勿移嗟乎友道衰矣求其扶義調儒未有如元昭者也豈非府君之風類哉公止一子而元昭有六人曰焮曰燭曰煒曰煥曰煒曰炳女二人鄧氏之興未艾天故畀以吉壤發祥而公與元昭其賢有以致之也法當銘銘曰

謂公爲隱兮處乎市謂公爲俠兮近乎儒誰其與游兮鴟夷子皮左春申之臺兮古期思之陂中封三尺兮後千百年其奚悲胡五世之返葬而不歸骨兮具區噫嘻唯魂氣無不之兮吾將以問之包山丈人而已矣

南京福建道監察御史葉公瞻山偕配嚴孺人合葬墓誌銘

崇禎十有七年吾友南京福建道監察御史葉公瞻山於其家聞國變慟哭嘔血手足攣歷仆地弗省少間張目語子弟平生僚友在京師者某某必死已聞數公者果殉難則又大哭自爲文祭馬文忠公得半紙筆落於手閉口不復食子弟強之已食又不肯治病明年正月竟卒其子選貢生彰吉以某年月日舉公原配嚴孺人合葬於所居喜鵲埭之麗字坦而乞余以銘余與公同年進士又同官南中其知公最深然則銘之莫如余宜何敢辭按公諱樹聲字瞻山世爲湖州烏程人有副一公者元末避兵從嘉善再徙長興廼定家焉副一生華三華三生遐邇生明明生蕙蕙生伯法以還金贖婦人稱爲長者有七子其季熙寰公萃卽公父也公少而嚴凝不苟嘗笑以獨行聞里中事同鄉丁公長孺講理學丁卯舉於鄉爲黃石齋先生所知益自負清苦修立不干請郡縣辛未成進士官行人當是時烏程相柄國事以聲勢氣力熏燎天下其黨盤牙轆轤有異己者排而去之唯恐弗力公以後起孤生不趨其門數爲同里所指目將申之以事會考選以公論弗能屈廼僅得南臺以去先是山東成公寶慈考極清官第一不容於朝廷授南御史而公拜命之日江右詹公月如亦爲同官三



君子者天下聞而稱之公至南中則成公早以疏劾大臣爲所構下獄公與詹公視事伉直自如不爲動先後五年所上數十疏請講學論起廢肅軍政卹屯災活饑民平冤獄清理鳳陽倉儲汰補京營行伍條畫左兵止其南下皆經國大計悉見施行本朝內計大典在南則清論爲尤重顧官此者率骹骸不任職巽懷觀望不肯顯有所抨擊擇一二篤癡閒廢者用故事塞詔書而已公獨奮筆爲之所劾十數大僚皆招權顧金錢海內搖手咋舌莫得而牴牾公以一疏力抵其辜士論快焉人或以後患怵公笑弗應報滿入京師時秦寇糜沸將渡河天下事已大壞九卿會東朝堂舉廉幹臺臣單騎到軍前督戰辦賊廷議咸屬公公亦慨然請行會熙寰公計至出都門與范質公倪鴻寶凌茗柯馬素脩諸公流涕訣別相誓以必死素脩亦同年生以殉難故諡文忠公病中預料爲必死其言悉驗凡此數公卽其人也公以中原板蕩南都根本重地料理兵食可爲後圖中興初庶事草創公雖不在位諸大僚猶奉公成畫以此欲重用公過病弗果未幾馬阮暴用事亂日甚公風癯奇右指顧牀頭索邸鈔見之搏胸嚼齒作勢而起似欲爲朝廷吐一言者已困殆復臥病浸劇平生號知人前此

馬阮俱已罪謫僑居南中阮爲人多端造請公卿無虛日公罵之弗與通常從余宿祖堂山中夜半蹶然起歎曰此人不死必亂天下其通識早見若此公長余十餘年而詹公與余同歲三人共談國事詹公少年沾沾自喜坐起跳躍抵掌極論公正容端膝引大體多持重吾兩人退而心服以長兄禮事之今公以哭君病死詹公厄於兵亦死其不死者如余則亦窮愁顛頓頭鬚種種白矣顧今猶得以後死誌公俯仰今昔所爲長歎而啜泣者也公性至孝熙寰公爲諸生不遇以公貴封行人司行人祿養十餘年金孺人早世贈大孺人公每念未常不涕泣公原配嚴孺人能相夫以廉潔公常斥千金贖醵鳳陽陵軍管錢殿不名一錢孺人無幾微見顏色以織紉佐家政中外井井人稱其賢公生丙戌二月初八日卒於乙酉正月十三日孺人生於辛卯十一月初二日卒於乙酉七月初一日子二長彰吉也次申錫早夭孫男四人孫女二人語曰活千人者必有封又曰廉吏有後公以歲大胥爲粥施南中飢者所全活萬計人有持數千金求中怨家以危法公具朝服拜天焚其所誣叱使去公之歿也家無餘貲長公能讀父書恂恂循禮讓君子以此信之天也廼爲之銘銘曰



公之哭友廼以哭君六七君子翱翔上征公返其宅後至踵跡常山廬陵英風毅魄公於斯時魂氣何之昔從汝友今從汝師乘彼覲車導以雲旗誅蕩天門法宮玉墀嗚呼我公其當知所以歸

內閣中書舍人經筵正字官衡齋劉公墓誌銘

無錫故經筵正字官中書舍人衡齋劉公以某月日卒將以某月日葬其子雷恒率諸弟踏門請曰吾祖光祿公之葬也同里高忠憲公實錫之銘今吾父得沒於地無愧前人銘非先生孰宜爲之余遜謝不敢雷恒請至再排纂公族出行治以告曰吾劉中山夢得所自出也元季有諱理者始遷常州爲常州人而石泉翁宗海定居無錫石泉翁兩世爲完儒公陞壬午舉人授績溪教諭其贈光祿寺少卿則以子本孺公貴本孺公諱元珍乙未進士以南職方爭萬曆乙巳察典糾刑給事外轉錢夢皋緣阿附四明相中旨得留非國體當是時廷上意幾予杖不測歸而與顧端文高忠憲兩先生講學天啟初卽家起光祿少卿卒於京師有四子吾父其仲子也吾父於二十一舉乙卯賢書出曹石倉先生門凡七上不利考授知縣遇定永二王出閣詔舉孝廉有學行者充經筵官特恩改中書舍人補翰

林正字甲申二月逆寇勢且逼拜疏請東宮二王南遷上常手其奏召對閣部大臣廷論不能決上怒曰小臣尙有爲國者卿等碌碌首鼠云何小臣指吾父也城陷將死之有以母在爲勸者乃止賊縛去榜掠幾斃得間南歸見吾祖母投身大慟遂以病病浸革執祖母手曰兒不獲終事吾母矣願勿爲兒戚戚重見罪召雷恒輩告之曰爾其善事祖母謹守遺訓無墜先光祿門戶此吾志也簡付書籍自爲終制戒家人以勿哭君子以爲能篤終焉吾父平生友愛兄弟周卹鄉黨非公事不入公府其他細行不能殫述蓋雷恒之言如此於戲自三王同時出講東林之君子引大體爭之小人則以其計爲搖動如四明相及夢皋輩其尤者也乙巳察典相准以中旨留用原其故乃爲妖書一案護持權黨欲危東宮光祿一疏詎非有功國本哉先皇帝以十年太子行冠禮其明年講學又三年二王出閣等殺有禮可無前日之懼矣當太子出講也偉業備員講讀自三四詞臣外見正字一官職親地近故事用閣中書而閣中書皆入贊爲郎揣摩要結能得閣臣意旨慢職掌倣儕列不能舉其官識者憂焉及從田間聞朝廷推擇科目以重其選如公則又東林子孫有意於國本而保持之者蓋



當時大臣爲藩邸長人計無復交構之虞也已公南遷一疏以留中故其事不大著又京師自二月後邸鈔斷絕其國變紀畧諸書皆矯誣錯誤卽南遷一事召對諸語言人人殊公小臣孤忠無所攷信故備述其子孫之語俾後之人搜野史而徵家乘有所參互焉公諱明翰字羽戢號清溪晚更以衡齋自稱生於萬曆乙未四月二十八日去其卒年五十有三所著尙論編勾吳名賢錄行於世其詩古文諸集藏於家元配孫孺人子五長卽雷恒也次霖恒雷恒璫恒皆諸生女一一係男五人孫女一人雷恒娶於張外父爲大司農靜涵先生先生恬臨濟宗旨與公深相得公家世講學稟承道脉卽末命數言無不出於書院語錄臨逝口占有曰心似菩提飯大乘身留故國作山河若於釋氏有參解者蓋公之學蚤年受之端文忠憲晚迺合於靜涵也偃蹇一第屈志就官遭值主知旋逢國難南遷見母孝養不終公之銷歸寄托其志雖不衰而其遇良足悲也若公者可以見光祿公於地下矣爲之銘曰

忠也而不行其言孝也而不有其年其蚤達也乃拙於一第家學也又輔以兩賢豈其道之難用學之能專而坎坷不過乃庶試於貞堅吾將以問

之於天

封中書舍人石公乾錄墓誌銘

今國家以膺事爲重其以道臣轉運上京師者卽有父母之訃不得見星而行於是江南糧儲道參議關中石公雲門奉其父封中書乾錄公之諱祖括髮徒跣以請例格不允則墨纓從事旣而得代以行涕泣以告偉業曰在闔淹息一官幸告無罪以哭先府君於苦次則皆主上之賜也唯是先府君抱德弗顙施及後人以倖邀一日之寵命今者至於大故其得能言之君子銘月日而鏡諸幽庶幾表君愿以圖不朽其用此累吾子矣偉業遂謝不敢退而思待罪史職內外制詞於中書均有代言之任爲同官石氏爲父請封副在史館與聞其畧今納窆之石其何敢辭乃受參議公所自爲狀序而銘焉序曰公諱孕玉字乾錄陝西西安府富平縣人高祖諱朝用繇力田起家朝用生文文生四子長曰燭字雙溪輸粟賑饑賜冠帶次曰煥煥生太學公塋而出後於燭卽公父也太學公嘗讀書華山絕頂深造有得公習家學貢才名數踏省門不收年七十猶能作細書諱貫不輟拜中書命日無喜色恨其身不遇無以上報太學公也太



學公性至孝事雙溪公克盡其養雙溪後舉二子既析箸異居數以敖盪破其貫性多齟齬遇從子尤無恩公父子盡心收卹割所有以奉遭急難力爲之解亡則經紀其喪焉與人交恂恂退讓訓諸子必以嚴言動皆有成法就養營平也數以潔己愛民爲教誠有庶母弟三人天性篤志病已革幼弟從宦在南封牀太息顧其次子曰汝兄爲官吾之不得見分也願安得汝叔至一訣乎嗚呼若我公者可謂孝友篤誠之君子矣余嘗讀禹貢及詩知成周漆沮之水爲天下饒又鄭國開秦渠漢中大夫白公復穿之民食其利今石氏世居富平頻山之陽卽其地也水經註曰沮水歷土門以東注鄭渠頻陽卽後魏土門廢縣其田膏腴灌溉畝收一鍾漢唐雖轉漕河渭而秦人務稼穡土之所入衣食京師不專取足於江淮故天下不困如石氏之先讀書躬耕以力田發跡猶有當時之遺風也近代漕輓全仰東南而京畿水利廢置不講參議初備兵營平也嘗欲復商人鑿邊之制大興屯田其法以河北視關中以路沽深涿諸水視涇渭舉其高會以來農商畜牧行之於家而効者進施之於國足燕薊之粟以漸紓東南策未及就適有漕儲之命爬梳利弊亦既見諸行事矣誠能久於其任將

使屯種可與漕輓勞費得以漸省而會值公之喪以去偉業吳人也其能無太息矣乎雖然兵與漕並重也父母之喪金革變禮而君之待臣有三年不呼門之義 聖主錄勞閔孝不以王事奪私恩參議釋重任越重闕歸而發喪持服偉業嘗以鉛槧侍左右纂輯孝經仰見 皇上明倫敷教俯卹羣情以孝治天下之大道故今日誌公之墓表而出之用告萬世不專稱述公一家已也公原配李氏繼王氏皆封孺人四子長在閩參議公也李孺人出次在辰邑諸生次在序又次虎姓出爲叔父後俱王孺人出女四人孫三人曾孫三人公生於癸未卒於戊戌年七十有六李孺人早歿以某年月日合葬於其縣之某原禮也爲之銘曰  
頻之山其松丸丸隴迴谷盤我公展止終吉且安頻之水其流瀾瀾潤及千里我公歸來式衍且喜相彼頻陽寶鼎所藏黼黻玼玼紀於太常我作銘詩百世勿忘其斯爲萬石之阡而長在五陵之傍者歟

梅村家藏彙卷第四十四終



# 梅村家藏彙卷第四十五

文集二十三

墓誌銘四

監察御史王君墓吉墓誌銘

余同年內江王君墓吉由進士起家爲令知鎮江之丹陽初視事而余從翰林請假歸丹陽旣綰轂口而余吳人也過江首經其邑握手笑語歡甚時江南最號難治同年京邸多以得此地爲憂君於余之過也深自道其勞且苦蓋欲使余知之顧余年少志得雖與君絕厚聞其吐露亦未克盡知之也踰三年余入都再過丹陽同時年友之官江南者相率以事罷去余亦以習知爲令之難而君獨政成上考則爲之大喜又四年君以御史按浙余在京邸別君世故流離分攜萬里微聞君因蜀亂入吳未獲一面竊不自意邂逅嘉禾蕭寺中感時道舊唏噓者久之旣君之子擔四司李吾蘇未及任而君訃比司李報最雲間以君誌銘爲屬蓋去君歿日已七年矣君諱範字君鑑一字心矩墓吉其自號也先世楚麻城孝感鄉人明初始祖興秀公避紅巾亂入蜀占籍成都之內江七傳而樓山公始用一



經名家樓山諱之屏博學精曲臺禮中鄉闈副車貢入太學教授馬湖子  
贈御史吉宇公諱家棟實生君君十歲能文樓山見夢於鄉先達曰吾雖  
不第將及孫而顯王氏世擅禮經贈公有聲鏤院數舉不遇君年二十有  
二雋戊午賢書人皆曰此馬湖公之學也初罷公車歸居贈公之喪以成  
都奢承明亂故負土成墳居廬不出爲孝廉八年始買城西數椽食貧自  
守有非意加之者君處之歸然不以一言較臧否三上不第所親念蜀道  
回遠勸乞恩以便計偕君嚶嚶應家居肆力經史工詩古文詞著槐園等  
集數十卷辛未成進士任丹陽迎母冉太孺人於蜀始告所親曰吾初不  
就一種微祿者恐違色養也君爲令定征徭清驛置戢豪右賑凶饑勾稽  
而吏莫侵漁聽斷而獄無連染次第具有成法最大者無如復練湖以濟  
漕在東南爲尤著鎮江居三郡上游導江人輓漕之口東以陵陸陵阜河  
身狹而建高趨下因冬夏分盈縮所資唯有練湖練湖上受長山入十四  
汊之水河高而湖又高於河河則仰之以濟運治河者尙憂其易涸則設  
京口以下諸埭以啟閉之萬曆中政平令緩漕船往往以三月出江春水  
大至河可無事於湖埭廢而民且占湖以田於其中自思陵需餉孔亟趣

以秋冬辦漕而水輒不利推求其故有詔禁湖田而湖卒未易復也湖既  
不能注河而埭又不能開水不得已發民夫以濬河歲爲常河壩之田不  
幸水旱無蓄洩之利而有挑濬之勞丹陽於是乎大困君至撫吳者下其  
事以講求得失君輒條三利以請一曰築湖埂二曰修石埭三曰復孟河  
民自占填淤以爲田而水門故處皆壞無以高下節宣故湖水非乾卽溢  
漕固憂而田輒被其害今若築隄障水又疏其旁支河以利導之民之失  
湖田者百不得一利湖水以灌田者無算是用一水而得二米不獨以治  
漕已石埭以呂城奔牛京口爲大次有南埭黃泥壩陵口麥舟尹公橋諸  
處發石累甃之跡具存舊制漕運回空船由孟瀆河以入可以不經諸埭  
直達毘陵故丹陽得十月下版嚴公私舟楫而爲之禁此皆祖宗時故事  
可舉而行也上官聽其議亟以屬君君乃修湖隄之已壞者一千一百七  
十餘丈又開九曲麥渰香草簡橋越瀆諸支河隄成植以榆柳行者方軌  
其上支河之所灌者十餘萬畝民大便之唯石埭未易修舉君爭曰復湖  
所以蓄水利漕也湖復而無埭以爲之制與不復同埭修而歸漕不由孟  
河故道與不修同於是發水衡錢之存庫者加以勸分之粟大治其事會



值是年亢旱練湖亦涸不獲已於濬河以導江江流甚細賴君諸埽就而水有所停漕廼僅而得濟君猶恨呂城埽不以時閉反覆於上官爭之君在事六載於清事所規畫皆行唯孟濱河未及施用天子亦知其勞召見稱旨得御史爲顯授君益自感激巡十庫按兩湖封事剴切歷政多所釐舉尤留心於庶獄仁聲流聞顧其時天下已大亂君亦奉母冉太孺人之諱以歸矣君既歸而張獻忠破夔門君知蜀必不守決策避地崎嶇滇黔蠻徼中提百口入吳丹陽之人聞其至也爭願割田宅贖君君謝弗受東阡西陌與父老過存見者初不知爲舊令也如是十六年而歿余同舉進士者蜀得十有八人南充李雨然爲沅撫推知兵而君在丹陽稱循吏此兩人生平皆可紀當獻賊攻岳州李君設三計破之殲其衆萬計力屈而後間行歸蜀起義兵扞禦鄉里卒用身殉君本家居儻細弱冒險阻力求遺種之處成都尋被屠滅而君以出故獨全古之賢者或以忠著或以智免其處變各不同而桐鄉遺愛必以爲歸君之自審有素未可謂之幸也今司李歲護江南之漕達於淮道經丹陽望練湖而思先德則我四郡之人咸食其利豈特一方哉余嘗讀東漢循吏傳建武瑯琊王景治汴渠功

成世祖親自巡行美其功績拜爲侍御史後於廬江修楚相芍陂墾田加一廣境內以豐范史紀之遂爲東京循吏稱首其前後與君相類今國家盛意修先朝之史循吏知所首重也故余之誌君獨詳於練湖一事援據簿牒參稽見聞一以報亡友一以存實錄私門紀載取備石渠搜採君之事大有裨於民生國故後之考者終不得而畧焉君生於萬曆丙申三月之二十五日卒於順治己亥七月之二十日以元配冷孺人生長子于蕃即擔四司李君也冷孺人方在養側室李氏生于宣見粵之三水令二子本從君在吳亂定始歸先後再舉於蜀筮仕皆有能名司李娶於范三水娶於楊孫九人偶儻作僕仁俶偲于蕃出儼儒于宣出曾孫男一憲曾偶出君之女與孫女皆二人君葬在丹陽之扶城莊諸生父老胥會哭狀云權厝者示不忘蜀也當余之初過江遇君也方終軍棄繻之歲乘傳東還今衰老且病司李君見而客我江城寒夜泚筆誌君之墓屈指海內同籍存者無幾追溯三十年來友朋死生聚散之故可勝道哉嗚呼其忍不銘銘曰

江之永出乎資中君生蠶叢兮李水之風湖當復奠我江介君有遺愛兮



召伯之球亂瘼作矣適彼國兮仙其有碩維斯宅矣有吳良吏兮過者必  
載我作茲銘兮大書深刻金銷石泐兮後千百祀其何極

謝天童孝廉墓誌銘

君謝姓諱泰交字時際別號天童山人家甯波之定海其先本吳徙也宋  
建炎中有進士諱宇者自吳來尹是邦因居焉世有顯人尤以孝行著人  
稱慈孝村謝氏繇建炎後十三傳爲封四川參政世和公諱大綸實君祖  
參政生封司理泮池公諱瀚實君父司理用長子兵科給事中泰宗先官  
南安時得封凡有子五人而君爲其季余緣君請所爲作謝封翁傳者也  
君幼敏博學於詩文多所該貫原本經術治舉子業爲尤工年十七補諸  
生四十貢入京師卒業太學廷對及春秋二試俱第一中吏部選格需次  
縣令丁酉舉順天鄉試將用於世矣迺從南宮不第歸踰歲竟以病卒得  
年四十有八君痛母周孺人早見背誓以其身服勞於父嘗爲暗癰而愈  
與諸兄考方書搔疾痛經營別墅以娛奉之事其兄祇敬篤愛率子弟以  
恂恂恭謹進止皆循禮法賑施宗親旁及里黨役免其徭貧餽之粟折券  
棄負家無餘財執親喪孺慕泣血其葬也廣輪掩坎溝而環封挈舂杞上

手足痺瘵攀號墳柏不忍舍去編年譜著思親雜詠者百篇司理公純孝  
早著異徵天下共聞知者由君世有篤行且乞言以彰之也先是縣苦往  
來輶傳賴原田數百畝官收其入用飭候館充餽率後被豪右侵奪乃更  
責之於民君爭以其田當復臺使者杜公是其議民大便之又縣所下符  
牒吏司其所攝之肥瘠而營以賄高下之既得則取償於名捕者十倍君  
建枚舉更番之法其弊乃格它若學舍講堂第而不治陂渠隄帶闕而弗  
修東作興而定更縣秋風厲而清犴獄君援據故事以請長吏多見諸施  
行最大者無如爲全浙海防論滄洲以不可不守其說滄居南北二洋之  
中吳與閩之交會外以犄角甯紹台溫內以遮捍杭嘉以東七郡土沃宜  
穀魚鹽蜃蛤竹木之利可給數萬人之食分條形勝要割繪圖上之尋知  
罷議已決則又稱七十二縣之人一旦內徙苟急其期會壹其津梁將有  
湛溺離散之患亟宜遣使者分護擇近地爲安集戒營士勿有得侵擾此  
定遷要策也再念時方沍寒出家錢指困粟爲粥遍食遷者其平生孝謹  
之餘仁心及物余得之君家傳及里人之口如此君之友人又爲余言君  
都門之日先皇帝取防海方畧下諸生問狀當是時科場事方在覆覈同



輩人人惴恐君獨以家在海濱具悉其所宜興罷卒從容以其意對在邸中同舍生或置酒設樂歌呼相和君端視危坐默然於其旁遇有所感發則談平昔所爭便宜得失攘袂搯擊絮絮不肯休退而自笑爲狂在識者視之類夫古之勞人志士近世不多見也君每逢名山竟日忘返樂與棲遯者遊敝屣一切富貴非其所好中歲以後見伯兄以前進士守道不出庶幾取科第搢門戶一娛悅其親心比親逝而後身遇輒又汲汲焉圖展其所學裨益當世而先效之於鄉里乃位未達於當官年不逮夫中壽齋讀書行義之志而溘焉一昔以死天之生才果孰成之而孰挫折之耶噫嘻此其可悲也已往余在大學頗欲按經術攷求天下士而君所對極深美故於衆中識君同時有南中何君次德同里周君子佩咸通儒洽聞余差次之名廼在君之亞兩君深服君之學與行尋又與君同舉此三人者處師友之間其相知爲深次德子佩與余世講而君初交其候余也見之於便坐解說經義間談及於居身行事其釋我之疑規我之失有兩君所不能盡者而君言特切余善之而或未能盡用最後追驗其可否未嘗不流涕曰君愛我嗟乎余於天下之交零落蓋無幾矣竊不自意晚而得君

深幸可托之以死而君又前沒君沒後次德子佩連蹇不遇而余益失志寡偶甚憔悴以抵於衰嗚呼君死余於斯世復奚望哉君配劉氏洪雅令之女生子一允昌邑諸生有文行允昌娶傅氏孫男二緒彝緒倩孫女二君墓在慈孝村先塋之次遵末命勿它室也允昌之速銘也曰吾父易簣前一日得先生手書猶命允昌扶而起拜且讀幸哀而許之以慰地下嗟乎君之乞余作父傳也曰必蒲伏於門其得之也踴而泣今允昌涉兩江踰七百里而來請其爲人負至性不愧君君可謂不沒矣爲之銘曰謂古之人今何以執經擁卷而稱諸生謂君今之人今何以方領矩步而法先民吁嗟乎如君者若使假之年升以德除掌故賜禮食說詩書談道術雖齊魯諸儒自以爲不及也

工部都水司主事兵科給事中天愚謝公墓誌銘

余嚮以後進得交於漳浦黃先生先生用直諫忤時宰余與其及門諸生幾以罹黨禍最後先生用國事殉諸門人或存或亡又更二十年不可以復識乃今得誌我天愚山人謝君初天愚有弟曰孝廉天童君泰交以師道事余爲言其兄隱居海濱不交當世余慨然於先生之不作思與其徒



游嘗欲因其弟訪天愚於山中不幸孝廉蚤世今年余始誌其墓而天愚亦已歿矣余得天愚之子所爲狀而歎曰嗟乎此真不愧其師而余顧非其倫也其又何以誌君雖然漳浦之事既不可以書後來遺佚傳中有爲先生之徒者庶幾附著舊聞弗至於放失此亦所以追後死之責而下報執友也嗚呼其忍弗銘按狀君謝姓諱泰宗字時望晚號天愚山人先世家於吳其遷也以宋建炎進士定海令宇者爲始祖自宇以下五傳爲元高安令嗣諱又五傳爲明福建僉事琛琛弟璵則君五世祖也璵生廷華廷華生維甯維甯生大綸以仲子方伯公渭貴三世皆贈叅政而君之父封司理公諱瀚爲贈君長子母周孺人姬十四月君以生長而日誦數千言讀書爲文咸經方伯所指授補博士弟子累試第一庚午黃先生主浙闡試已得君矣爲同事者所抑又六年丙子興化李公清南廉黃公端伯實共薦君乃傳明年連綴南宮第其所受知則又黃先生也海內聞而奇之君之一生師友南康偕漳浦可合傳而興化晚節與君相符彼造物者非偶然也君筮仕得粵之番禺令番禺多盜而好訟君捕得爲盜囊橐者曰富人李某要人爲之解行千金以贖獄君不爲撤法卒按誅之粵有藤

以毒人酒脯立死民之病而死者亦以此誣人吏因根株連染而下大困君痛繩健訟者以罪其風乃息蠻有盤古崗蘇鳳宇者聚數萬人以叛君自少通孫吳故能用計擒之置復輿中其黨謀竄奪有旃而伏山顛者鳳宇望見而呼縛盡裂左右莫敢近君下馬手自搏之卒膠致軍前以狗諸將有多戮生口爲功者君不許許在君南征志中是役也却地入百里論功當不次乃僅用常調陞工部都水司主事尋中蜚語請爲福建幕僚君不以左降自弛易念時之多故繕城垣修亭院勤勤克舉其職嘗攝司理事於泉州治莫郡倖之獄不肯順御史指予重比監司治海船以關出貨物君按之無驗免之踰年遷南安司理而國勢亦已危矣由南安擢兵科給事中有所按行入浙江上方用兵因留不去奉太公避於郊居之柴樓會王師下浙東既定督府以君等六人者薦遭太公之喪固謝病以免嗚呼若君所謂身與名俱全者耶謝氏世以慈孝名家封司理公有五子皆質行而君爲長既貴以宅讓諸弟營別園蒔花藥風日晴美奉太公以宴游酒半君雅歌羣弟和之其家風近未有也爲人和而莊不以才地少自崖異獨居雅不設杯杓見妻子亦無情容及其遇故舊引壺觴則歡怡



竟日夜坐客或有沉頓者而君已曉起盥漱讀書自若矣昔人所云醉而不亂者耶生平手抄經史百餘卷爲文章取材於管子莊周諸書騷雅尤其所長菊醉吟者蓋取以自況也君性嗜菊莪數百本於所居之堂有感於秋風搖落草木變衰故托諸墜露落英以寓其君子美人有懷不見之意固非舖糟醖醕自詫爲醉吟先生已也君在同里得薛文介爲之師而都諫章公正宸同爲方伯之子弟文介歿君續其所修郡志都諫肥遯不知所終君於晚歲杜門著述所與相切劘者天童其季弟也艾仲可其故人也薛五玉鄭維馨其後輩也天童死君輯兄弟間往還唱和之文而哭之見者亦爲感慟仲可年八十餘矣於書無所不記憶君每見必以經史相問難臨歿而意猶不衰維馨則和君菊醉吟至百首者嘗從蕭山歸君喜曰吾久不見鄭生盍相從我飲乎是夜談笑傾盡漏下五十刻客數起復留已而君隱几軒臥始散去質明遽聞君卒薛君傳其事比之於羽化蟬蛻余以爲君之讀書求友於道有得其視斯世斯身死生與廢猶夫酒之醉醒花之開落也豈不然歟余之從黃先生游也竊嘗記其遺事一二先生好易而尤工楚詞居長安食不能具一肉酒酣間出於圍棋書畫以

自愉快受詔進經義於承華宮援據詳洽篇帙甚富人其室見牀頭有廢簾敗紙不知先生所攷訂何書也子枚下詔獄萬死南還余與馮司馬遇之唐栖舟中出所註易讀之十指因拷掠血滲漉楮墨間余兩人踴貽歎服不敢復出一語相勞苦以彼其所學死生患難豈足以動其中哉今以天愚山人之事合而觀之有裕於進退無忝於君親全身名保門戶則以君之地非先生之地也篤志於友朋跌宕於文史輕富貴齊得喪則是君之心猶先生之心也若天愚者可以爲先生之徒矣君娶葉孺人爲懷慶叅軍之女子四得昌晉昌景昌諤昌也得昌以貢需次銓補而弟皆諸生所娶皆名族諸孫十有四人孫女九人曾孫二人君卒於康熙紀元丙午十二月之十六日上距其生戊戌三月二十二日爲年六十有九墓在城西回向寺之南將以某年月葬其過余乞銘者則景昌也余讀宋文憲所作謝翱皋羽傳稱其攜酒上嚴陵釣臺酌平生知已再拜慟哭以竹如意擊石作楚歌歌闌竹石俱碎翱能爲詩古文詞所與從亦在汀漳虔吉之間又嘗過蛟門登候濤山卽今定海勝處何其與天愚山人行事適相類也翱之沒有方瀾吳思齊者收拾其遺文今天愚諸子方顯重非皋羽落



晚無家所得而比然同時如艾仲可諸君者以詩文節概相爲友居然隱者之風浙東固多君子乎余故牽連書之不徒以紀黃先生也其銘曰於此有禮器焉王者圭瓚木者犧尊以饗以祀旨酒既盛彼焚崑岡瑾瑜以傾此置中衢山巖是存酌我濁醪混跡忘形青黃雲雷隱見龍文麟也絳之菊也擷之以續遺經以補亡詩洵君子兮如之何其勿思也

誥贈奉議大夫秘書院侍讀徐君坦齋墓誌銘

今上嗣曆服之初年推恩羣臣得封其父母於是崑山坦齋徐君諱開法以其第三子翰林院修撰元文立齋貴 敕封如其官越五載君疾卒於家既葬君之長子乾學原一以孝廉上公車請余言誌君墓余文未及就而原一中進士對策作第三人矣先是立齋已亥廷對狀元受知遇於世祖章皇帝甫一紀原一科名繼之立齋之仲兄秉義登己酉賢書兄弟之盛海內未有也是年 上以皇太后耐廟恩會立齋遷秘書院侍讀卽其秩進贈君爲奉議大夫而原一官編修格於其弟無加命禮也天下之豔稱徐氏者皆推奉議君之貴舉世無與比懸緯之石所以掩諸幽者當邀重於宰執大僚言之文而行之遠余衰且賤恐不足贊萬一加之以病

故久而弗爲原一從京師書來速銘曰先生辱與大夫游且旣諾某兄弟請矣其何可以辭余不獲已刪取其狀爲序而銘焉按徐氏吳崑山之溢瀆村人先世力田起家明弘治中有乙榜知蘄水上饒二邑擢刑部主事諱申廷諱予杖而徐氏始大刑部生交河主簿諱一元交河生封翰林簡討諱汝龍以其子太僕少卿端銘公諱應聘貴故得封太僕萬曆癸未進士初官史職歷位卿寺稱名臣實生太學生諱永美卽君父也君生三歲而太僕捐館舍甫葺太學亦卒母潘孺人撫孤成立君年十五補諸生從同郡禮部張公學因以盡交東南名士又嘗用氣排邑人之奄黨而宰輔者諸老生目而異之天性倜儻好奇節闊達自喜居里中倡文社聯氣類有不合嶽嶽不爲人下客至輒盛爲具同舍生乏糧用分齋裝厚給之居恒慕張乖崖陳同甫之爲人以爲狂者孔子之所取而無非無刺孟氏云不可入道今之握鰐小儒拘牽一切塗飾鄉曲之耳目此其人於緩急何賴而流俗不察猥以自好稱之吾弗屑也君之親舊嘗爲負恩者所持君作色憤叱奮臂以除其害與人謀空胸腹盡可否它人囁嚅不能快者君出一言裁之家無餘貲累散之以賑窮救急中年生計日困屢就鎮院試



不遇矢志拓落脩然自放山水間日唯舉觴高歌遺落世事而怨家反陷以文法宗人有力救之者始得免君既免所親勸以委蛇從俗笑弗應脫身渡錢塘過太末入豫章盡探江浙諸山水與其地之賢者相結歸而搯擊不得志益發憤於教子君少精制舉義揣摩工苦於世所稱先輩大家特神而明之頃刻能灑灑千言家世受易采摭義解爲成書參攷古今先後所上便宜指切時事多所中其教子也闢講舍延名師盛爲束脩膏火之費中宵篝燈危坐以課諸子誦習或被酒側弁假寐鼻息訥訥然與伊吾相間非其師就寢弗寢雞初號諸子起之雖風雨不少輟君嘗以肄業之進退文藝之工拙爲憂喜遇小試敘名稍後衆中叱咤加以楚辱見者疑其太甚唯君毅然行之生平雅志一第思前朝一代掌故莫大於科目由初祀以迄末造凡歷八十八科所放甲乙二榜累萬人君竭晝夜之力手自繕寫臚姓氏辨爵里整齊蒐補罔或闕漏書成足以備貢舉志焉君之專志彊力所爲必成皆此類也夫先王設學以興賢能後代科舉之法所以勸天下之爲人父者教其子而王者之人才亦於是乎出然唐之恩蔭流外歲三千人進士不能居其什一又出身後嘗十年不得官惟宋

之榜額數倍於唐卽以解褐之期開註選輒近遂沿其制二百餘年來父兄之教子弟皆其道有以鼓舞之也余竊慨吾郡舊門少俊比年漸情竄於學甚有棄而從它業者祗緣進取之道太狹學者求諸生如進士而進士之淹滯者白首不能望升斗之祿惟及第二人中始克服官於朝蓋國家選衆大半近於唐制吾南士又爲科繇所累志氣沮退學殖日荒唯徐氏兄弟擧上第負重名有志者稍稍聞而興起傳曰是穉是養必有豐年徐氏之教子如農夫之有穫可以救不說學之弊然則君之家法有裨斯世者大矣詎偶然哉君四子二女惟少子亮采爲庶出願宜人生原一兄弟今已見五孫皆頭角穎異樹穀樹聲爲諸生宜人所以佐君成就諸子者母道甚備二女長適諸生陸最次適中書舍人申樞申以庚子解首舉進士科名與外家相亞吳人尤歆羨之嗟乎當君之排擯俗儒以其苟於自完不足乎緩急聞者未敢信爲篤論此見等輩中或淪落無後而君日顯然後知君之教人危急中無留鴈踈通爽直之氣有以度越僥倖彼造物者實從而佑之也又何疑耶余以君入太學早歲會一識之於南中及君貴而偃息吾吳氏之南園索余所作傳奇令兒童歌之以爲樂少年



九  
恢曠豪吟既投老而興寄如故方與余相約過從迺竟一病不起此原一兄弟所以痛而目余爲知君也嗚呼是可以銘銘曰

東海門閭肇成弘隆萬熙洽仍名卿奕葉播德云維馨夫君磊砢更挺生遭時陽九劇其英酣歌慨懷心不平幸哉有子傳一經鳳毛雛雛麟背并雞鳴課讀燈青榮筆風攬雲爭蜚鳴殿前臚唱弟與兄遂令當代欽科名玉山之陽七尺坐連崗蜿蜒波洞縈大書深刻余作銘億萬千世垂休聲

### 梅村家藏藁卷第四十五終

### 梅村家藏藁卷第四十六

### 文集二十四

墓誌銘五

朱昭芭墓誌銘

嗚呼史學之不明於天下也久矣兵火散亂書卷殘闕間留一二碩儒將以紹明絕學天必欲困苦之挫抑之甚至天閼其年俾所著書勿就若吾舅氏朱昭芭可不爲之深痛乎君諱明錫昭芭其字吳郡之太倉人曾祖諱顯祖諱鳳韶父諱廷璋於余外王父爲從兄弟以武科領參遊借職君生而穎異十七補諸生與余兄志衍游性彊記天姿絕人吾師張西銘友人張受先讀其文願與交兩公之友滿天下願推服爲第一君之名日益重羔雁盈其門嘗偕侯廣成先生游江右爲葉公大木之粵東其他卽交書走幣非所好弗屑就爲制舉藝極工三試鎖院已收矣復落會世變遂棄去與西銘門人周子儼齊名發憤攻古學世所稱朱周者也君每讀一書手自勘讐朱黃鈎貫上自年經月緯政因事草下至於方言物考音義章句無不通以訓故參以稗家據撫補綴穿窺疑定紕繆絲分縷析而後



止長身修偉負意氣好持論恢奇多上下千百後若指諸掌聽者驚悚莫敢奪於國事雅有論述藏弄不以示人馬遷班范三史攷覈尙未竟魏晉以降貫穿詳洽所著唯書史異同新舊異同二書先成其餘日抄月撮日史典日史幾日史略日史風日史游日史嘉日史芸日史異日史最日史併日史鑒日史纂日史糾十有三種史料特爲可傳其論三國也謂陳壽有四闕不志歷學不傳列女不擄高士不採家乘在史法宜增其論南北朝也謂蜀魏吳晉之志入於宋書梁陳齊周之志入於隋書在史法宜收於唐書則歐陽主紀志及表宋主列傳一書之內矛盾異同仁宗命裴煜等五臣從容較勘不聞一言之釐正故修唐書者其病在分於宋史則孝宗本紀編年記事前後乖錯最爲不倫諸臣列傳詮次繆亂凡有七失蓋元順帝求成書之速不三年而宋遼金三史告竣皆仰成於脫脫之手故修宋史者其病在易君之舉正辨駁皆此類也君事親孝家貧資束脯奉母撫幼弟以成立與人交推誠任素不侵然諾有古人之風自兩張繼沒志衍死事廣成一門屠酷君以窮諸生庀死喪支門戶傾身爲之弗恤曹偶雜坐歌呼諸噍初不以方雅自高遇義所不可則正色譙讓責其非

雖豪右貴人無所鯁避蓋君天性彊直斥臧否厚氣類始終不變所守晚節浮湛俗間推移玩物聊以耗壯心而消盛氣世或以疏通目之未爲知君者矣居身清苦刻立其之江右也以試事請者齎數百金叱之去吳備兵使者鈎致之幕府中不肯干以私所居席門環堵卒之日其師吳魯岡友張無近門人王周臣饒錢始克以斂會弔者車數十乘皆知名士余與子叔哭之極哀屈指二十餘年知交漸減唯君及吾等爲三人每酒闌燈地君輒悲余之遇而傷子叔之貧俯仰盛衰未嘗不咨嗟太息而不謂君又如此也君生於丁未十一月廿三日卒於壬辰三月八日年四十有六配曹氏婉順有婦德先於君二十餘日無疾而逝年四十有三君之病也於故里之某阡當君之未亡也詔書舉山林隱逸學官以其名聞君辭以書曰唐有李渤陽城宋有種放常秩元有葉李劉因六人之賢否不同要必有奇才異能足當國家異數某何所長敢與斯典君爲人植忠孝持名節絕意仕進以死自守此其生平大指已君之所處卷懷自得天資縱以讀書論史之年可以無死而不料一病以歿君歿未兩月余之困苦迺



百倍於君君平昔所以憂余者至今日始驗憤懣不自聊乃致抱殷憂之疾其不與君同遊者幾何而猶執筆以誌君之墓嗚呼君既死誰復有知余者乎不覺噉然以哭爲之銘曰

嗟妖夢何明微帝錫符會於辰詠蕩蕩開天門從羽旄紛上征後良史資傳聞生正直爲明神刻茲石告子孫

邵山人僧彌墓誌銘

嗚呼此吾故友長洲邵山人僧彌之墓僧彌之卒以其年月其墓也以某年月卽其年以狀來乞銘則其長子豫也余諾其請且十年遭亂奔竄失其所爲狀聞僧彌亡後家益貧流離轉徙訪求之弗得有僧道開者從僧彌受書畫者也今年春遇於嘉禾問之曰豫客授步歸渡所過河遇風船覆溺死矣僧彌有幼子曰觀一足不良於行今出家於玄墓余聞之哭失聲無何道開亦死余以仲冬銑戶讀書有跛僧者蹶蹶而來曰吾邵山人僧彌之幼子觀也視其貌良是坐與語口噤淚噎不能詳十猶得二三云君諱彌僧彌其字清羸頌秀好學多才藝於詩宗陶韋於畫仿元宋於草書出入大小米而楷法逼虞褚稱絕工平生揮灑小幀尺幅人皆藏弄以

爲重或購之累數十金而君用以搜金石訪雖髣及圖章玩好諸物此外蕭然無辦題所居曰頤堂置一榻其中以藥爐茗具自娛性舒緩有潔癖整拂巾屐經營几硯皆人世所不急而君爲之煩數纖悉僮僕患苦妻子竊罵終其身不爲改賓客到門警效雅步移時始出與人飲不半升頽然就睡雖坐有重客弗顧中年得下消疾覽方書多拘忌和柔燥濕飲啖多寡不能適其中以此益困殆其迂僻如此君受業於牧齋錢先生同里若文文肅姚文毅雅所推許居恒於人材消長之故搢擊抵掌慷慨極論及與余遇旣憊且衰矣嘗共登雞籠山東望皖楚憂生傷亂泣下沾襟余迺知君非迂僻者也於戲道開死無有識君之遺事者矣君之相知莫過於余迺君旣死且莖遲之十年之久其詩文書畫已零落殆盡而孤雛赤腳盤跚藍縷余傷心盡痛追憶其生平之一二以誌之者蓋不忍負君併不忍負君之子豫也銘曰

文字禪書畫史其死也不死其有子也無子嗚呼僧彌而止於此

鄭孝子青山墓誌銘

孝子鄭姓諱之洪字青山吳郡人卒年四十有六再娶於顧繼室孝婦顧



氏後君一年以歿同塋於長洲縣之武丘鄉其爲孝子與孝婦以何徵曰  
孝子之父保御三山公諱欽諭實名之而信也傳曰生事之以禮死塋之  
以禮祭之以禮孝子有此三者故全也今鄭仲子之喪保御年七十餘矣  
博博然爲其子承衾焉下綽焉既封而命其孤孫櫛以反虞來哭若死者  
有知拊心蹕蹕將無以卽安地下矣於孝乎何有曰孝子之不克終其養  
天也緣孝子之心知其無所不盡緣孝子之父之心知其子之無所不盡  
也從而名之以孝所以慰其父而通乎孝子之窮通乎孝子之窮奈何保  
御之言曰吾仲子之事我也屏氣而愉色視下而應唯寢處則扶以侍非  
吾遠出未嘗宿於內也夙興燭湯實卮敬進飲已視沃盥吾飯亦飯齋亦  
齋吾止飲亦止飲其視吾疾藥必嘗衣不解帶母歿執喪致毀事後母如  
所生兄亡以其子子之遇寡嫂唯謹詩曰孝子不匱永錫爾類仲子有焉  
顧著姓也孝婦婉孌莊敬既饋而中外交賀通詩書工箴管無違色無諄  
言無私蓄酒漿必潔溫清以時妯娌稱其睦也僕御稱其仁也詩曰孔惠  
孔時維其盡之孝婦有焉嗚呼保御之稱其子者盡於此乎余於鄭中表  
也悉其內行知仲子之孝在乎保御之爲善而先意承志之爲大也保御

爲善奈何曰鄭氏之以術療人不收其直數十年矣里中食無糜者喪無  
柩者禍患之藁簞流離之句貨精廬塔廟之營齋利生老人傾囊倒庋設  
法勸分捐捐然盡氣極力唯日不足而秉家之成外則仲子內則孝婦有  
無匱乏惟恐傷於心而逆於耳黽勉措拄以助之施故保御無百畝之產  
而常具十人之饌雖輻輳旁午苦身爲物而客過輒從容一笑爲樂仲子  
則終日蹙然懼其親之勞而欲以身分之也吾吳徐宮詹勿齋楊孝廉維  
斗致命之後子孫朝夕不給保御以己女女維斗次子以仲子之女女勿  
齋孫傾身收卹勿吝保御開敏習於名義而仲子則眞淳惻惻體親之心  
急人之難當飢忘食泣下沾膺傍觀或以爲迂且怪而不知其天性至誠  
爲不可及也已鄭氏自唐宋來世有清德吾同年士敬爲保御再從弟相  
與立祠堂置講舍修復其祖所南先生之家法余每過其地羨兩君各有  
壯子持門戶得以餘年偕隱太息久之未幾士敬之少子之鑑卒其年秋  
仲子又卒嗚呼今天下爲善者懼矣彼夫恣睢鏗薄者之富貴長子孫而  
行德於鄉死喪之間狎至卽天道將何勸焉豈仲子平生弔災恤患徬徨  
隱惻其夙命實近而不覺逡巡感損歎抑其夫婦聞道有得臨終正定嗤



世人之恒化而遽反其真歟若夫所南之心史堙沒於重淵絕地之中三百年而後出其高風灝氣磅礴太虛不屑其子孫以塵滓乎混濁君乃蟬蛻而從之游也然則仲子之死賢於生也多已又復奚憾乎爲之銘曰君家三杏與君同齒君生亦生君死亦死人之云亡木猶如此山之崖水之湫墳三尺巋然時刻日月自今始爲義門爲孝子其留以俟後之良史矣

穆苑先墓誌銘

嗚呼余尚忍銘我友苑先哉自余生十一始識君居同巷學同師出必偕宴必共如是者五十年君今舍我以去余之行事將誰咨衷懷將誰訴憂愁疾苦將誰與慰解異同關失將誰與彌縫乎君爲先大夫執經弟子余兄弟三人君所以爲之者無有不盡余雖交滿天下其相知莫如君君之愛我念我嘗恐其顛連磨耗一旦不能久存而不虞君之先我亡也君亡之一日猶徒步訪余余適有百里行欲拉君與俱不果比聞君問亟歸而已不復見矣余尚忍執筆銘君墓哉君姓穆氏諱雲桂苑先其字也自其大父雲谷先生善醫好修鍊吐納術年八十餘乃終里中稱爲長者子三

人君之父山谷其仲子也山谷與兄子少谷傳其祖父業而君習制舉義爲諸生有名君初娶陸氏生一男礪繼室以徐氏能勤苦佐君君貧士庭戶灑掃治壺殮觴客終其身自奉甚適者則內助力也然君竟無子少谷諸孫濟濟而君僅同產一庶弟濟若弟事兄猶父君撫弟之子如已出居嘗與余語初不以無子爲憂其內行可記者若此余之初就君齋讀書也有同時游處者四人志術純祐爲兄弟魯岡與之共事其輩行差少皆吳氏余宗也鄰舍生孫令修亦與焉自午未後十餘年余與四人者先後成進士而吾師張西銘先生方以復社傾東南君進而從之游先生之幼弟曰牧庵其遇君特厚同社中推朱子昭芑周子子似皆與君交極深此吾黨友朋聚會之大略也君自少能文章有大志吾兩人以兒童時並驅齊名旣同補諸生而魏先一第君之負氣屈強未肯讓余余亦事必推君刻意用科目相期過於諸同人遠甚及余還自京師君進取之意落然等輩皆貴耻復與後生相角逐推撞息機一以寓之於酒余時見君引滿輒用友道相規君之自傷連蹇不得已而寄此者未嘗不感余厚意余亦爲咨嗟惋惜不復言然君雖不遇吾等已仕六七人者處於社局黨論之中日



紛糾於不可解惟君性質識度以和平安雅爲長察機宜中肯綮諸公往往從而決策與人交好推揚其能掩覆所短其或兩家齟齬則緩頰排解之是以西銘歎老成士必首苑先志衍用意氣結客昭芑子俶多在坐方與論議湧得苑先一言折衷則人人自失也令修官閩中君過建溪以送之因留啜荔枝商所以爲治甌甯之政遂爲八閩最余叨貳陪雍君來訪雞籠講舍流連浹旬恣探治城諸名勝與其賢者相結而後歸無何亂離大作吾等諸人皆引去謀與君偕隱海濱已而牧庵驟顛救菴由睦之相廬令入爲給諫君爲之上嚴灘者三過京師者再得以盡交浙東河北諸長者牧庵慙直好言事君引禍福與之爭卽逆耳無少避諸公聞之皆曰穆君黃門之益友也晚而從純祐於汝南之確山純祐仕宦失志所守又山城殘破本不足以屈知己君特徇窮交之請雖至顛路道塗無所恨然亦自此東歸不復出矣君平生篤於師友忠於故舊周旋於患難死生屈指三四十年来爲弟子則哭西銘爲故人則哭志衍已又哭我昭芑志衍宦西川百口屠滅昭芑坎壈一生旣高隱而遺書零落故尤爲之加勸當令修之流離國難也塗炭南還親朋幾絕跡君握手迎勞流涕而問所苦

所以具洗沐餽衣糧者殷勤甚備牧庵從右司諫改官甫還家而急徵遽至君於倉卒中策蹇先期北發傾身營護幾爲宵人所禍旣免口不欲自言其勞知交以此重之君爲人豐頤強飯腰腹甚寬寡思慮節嗜欲無室家塵俗之累安居養生法不止於中壽惟其歸自京師與汝南也一以禪誦參學爲事燕樂歡笑屢不與與亦對酒不飲有彊之者過數醺頽然就睡親舊或以爲憂其沒也從所善學佛慈公浴於福城精舍引襪失衣輿歸遂不復言無子而貧牧庵經紀其喪始克殮少谷扶弟之子信炷委哀就位赴者皆長慟失聲嗟乎君早歲不得志於身名實藉二三友朋以自振旣垂老而所知益落魯岡失明余與純祐令修日窮困而子俶屢上第君每追溯往事相與悶默者久之然則君之讀書不效而逃於酒飲酒不樂而又逃禪惘惘失意以至於此者則吾等之故也豈不痛哉嗚呼余又何忍弗銘爲之銘曰

山也不可無雲士也不可無名我思伊人東海儒生或游燕而去歐越或適蔡而過汝墳從容談笑急難解紛爲魯仲連爲樓君卿噫嘻後千百年兮庶斯義之不泯視我刻文



處士近陽張公墓誌銘

宣城孝廉張君于寅諱皓以謁其師來吾婁持其先君之狀爲請曰某年踰二十舉於有司痛先人之不吾見則以先君之得余晚也先君年七十有三兄弟共八人而先君之沒兩幼弟踰數歲余自就外傳以及成童而先君固已老矣今日之狀則皆得之吾母與吾兄吾母之言曰自吾爲汝家婦不及侍舅姑猶見汝伯父光州公光州之棄官歸也爾父飯必同盤而食家事先諮而後行曉起忝問起居有疾跪進湯藥衣不解帶吾繼室也汝前母盧夫人舉汝兄四人女兄弟二人爾父教之皆有禮法性嚴治家如官府子孫有過加譙讓若無所容一門婚嫁盡衣冠之美吉凶儀範爲時所稱甚嚴祀而重祭偕光州公立家廟春秋俎豆勿缺爲世譜敘族姓辨長幼焉此皆內行吾知之餘以問而諸兄吾兄之言曰吾父居家雅自刻苦而輕財好施專於趨人之急不顧己私歲大嘗指家園米數百斛一朝減直賦與平民粥以饘餒者樁收道殣澤及枯骨矣宣有河當治使者下令勸里中則大輸之粟不以累下貧里人至刻石爲頌汝幼皆不及見也親舊有貧而鬻於人以爲傭吾父遇之泣捐金言於主人而免之友

人謁選得瓊州參軍不能治行以甌脫地質數百金以去從海外歸無一縑償而吾父還其質劑勿吝也人皆謂吾門必大卽吾父亦嘗自謂吾有陰德子孫其有顯者乎晚年課諸子勤學望有所成立願今猶困諸生不克竟先志是當在汝某遜謝且泣拜而識之嘻孝廉聞之廼母若兄而余聞之孝廉者如此翁諱國賓字用明號近陽隱士後泉公儀之子河南光州知州國卿之弟甯國宣城人也娶盧氏繼娶何氏有子八人其一早歿皆有聲庠序間孝廉君學器識業踔然絕世次第六廼何所出也孫男共得十五人曾孫男二人詳行狀中繩繩未艾於戲盛矣因歎自亂以來大江南北清門世胄不保其孥者亦數數矣皖口姑孰之間兵革雲擾翁之後獨亡恙且益見增熾何也其陰行誠大過人者里有豪飛而食人翁嘗面折之其人患陰中翁不已光州公請直其事翁卒不肯族亡賴子亦嘗詆謀翁翁竟無言亡賴子歸舍後暴死嚙非翁者獄矣翁生平善書筴旁通巫咸許負珞珞形家名家者言圍棋居能品下及博簪皆工而貌若不知邑屢舉翁鄉飲酒輒閉門謝病不爲赴年七十有三臨歿預定晷刻其高行通識如此以此必有後矣今諸君奉喪葬於敬亭之陽從先志也婁



東某謬爲銘銘曰

善矣而不近名福矣而不履盈保艾爾後克昌克成豈何高在敬亭再世後莫與京斯足紹壯武之子孫

# 梅村家藏藁卷第四十六終

## 梅村家藏藁卷第四十七

墓誌銘六

文集二十五

太僕寺少卿席甯侯墓誌銘

崇禎十四年江南大祲當事者設法勸分吾郡席君甯侯以太學生捐入千金賑饑者應撫黃公希憲以聞優旨嘉獎予以官君以親老固辭且上言願助國家討寇請輸所有以佐軍先皇帝以爲忠卽家授文華殿中書兼太僕寺少卿當是時司農告匱捐助之令屢下貴戚世臣鮮有應者上故驟尊寵之以風厲天下然而時事已不可支矣在搶攘之日君嘗一至留都覃恩褒封祖父如其官已而副節使慰安唐藩移湯沐於臨汝因其地不受封君盡心藏使事崎嶇兵間僅而報命歸隱洞庭之東山其地僻處太湖餘艘出沒會大兵南下蘇州初入版圖荏苒亡命倚兩山爲窟穴君素得鄉里心埽地盟曰此萬分無益徒使吾屬無噍類耳修扞禦申約束聽命於軍門以故東山獨不被兵君家居數年病卒其孤啟圖等踏門來告曰牛子已獲祀於鄉葬有日矣敢以納輓之辭爲請余日諾按狀



君諱本諱字甯侯別字香林其先安定人以唐禮部尚書豫爲始祖五傳爲武衛將軍溫避黃巢亂挈三子尙常當以渡江僑居洞庭君則常之後也自常十三世爲安邦在明初有壹行安邦五世孫曰程程生綱綱生旋旋生鉄鉄生贈大夫怡泉公洙著家訓修隱德有四子其季乃贈大夫端攀是爲君父右源公右源與其兄左源用廢箸起家吳人稱東山者曰左右源席氏君生而嶷然露頭角讀書治詩春秋事右源公及吳淑人以孝父破穿壙舍傍日吾不忍離也有祖祠在翠峰歲時上享會其宗人立義莊義塾自爲文以記彬彬然修土君子之行焉其於治生也任時而知物籠萬貨之情權輕重而取棄之與用事者同苦樂上下戮力咸得其任通都邸閭遠或一二千里未嘗躬自履行主者奉其赫蹏數字凜若繩墨年稽月考銖髮不爽質庫所入不責倍稱之息於人人爭歸之所贏得輒過當錄此其業數歷又數起云臨清之破也悉亡其貲君恐以累故人之寄橐者將倒屣還之絕去什一弗復事聞者感其意固請乃止未幾盡復其所失且倍焉詭船之獄江使者誣其家客爲間謀收執彭耆踰二年廼解所市物以稽緩躋貴計其費乃足以償此雖屬有天幸顧其居心持行足

以致之豈苟然已哉賑饑由吳以達於傍郡遠而山東臨濟多所全活又月以朔望次日班粟里之貧羸者擗鉢役甃道路病者注藥亡者給樁焚券棄責掩骼埋骸以爲常固其天性好施亦因時方傾亂不欲厚自封殖非云輕財將以守富也人謂君素苦肥疾無聲色玩好六博嬉遊之樂終日捐捐然勞身爲物晚年始構一山園又不及見其成就夫富眞爲君累耳余則曰不然自變故以來仁人長者坐視親知故舊流離患苦義相收恤而力不副其願傍皇太息者比比然矣君則探囊以應稱心而行之然後知天之予君獨厚而君平生所快意適志者在此而不在彼也君生於萬曆二十九年十月十三日卒於順治十年七月二十二日年五十有五配吳淑人側室延氏談氏有四子長啟兆延出次啟圖談出啟疆啟寓亦延出女六人孫男一永助啟疆出孫女二人君歿未一年啟兆卒啟圖善病而少子尙幼其爲太學生營葬事者啟疆也墓在東山之陽葬以己亥八月之某日嗟乎當先帝軍興孔亟之日若人人趨令如君未必不足以措拄萬一輓近藏錙者既不能仰賞國恤又以其間割剝鄉里以自封及難作而緘膝肩矯亦隨之語曰墻高基下其崩必疾賢者以財自衛而愚



者多藏厚亡聞少卿之風斯亦可以感矣余於君有一日之雅家大人以幼女字君少子其分誼在師友骨肉之間知君行事爲信故不辭而爲之銘曰

漢拒滎陽任氏迺興景征七國毋鹽代金居奇致義匪時弗成保己善物終全令名斗軫告災吳饑楚戰毀家佐軍日余是勸功在濟荒守能已亂白圭計然知退審變莫釐嗟峨去天尺五流水洋洋原田膺膺云誰之封若堂若斧刻石幽宮垂示終古

吳郡唐君合葬墓誌銘

吾郡以孝謹世其家者曰唐氏其先出自荆南宋叅知政事質肅公介四世而子孫渡江僑居吳是謂授書郎裕文公自裕文下十有七世海虞牧齋錢先生所誌晉陽唐君聚升墓諱映奎則君之父也由聚升而上累世修儒術聚升早孤能以科舉業教其二子而君居長君諱景錢字時若別字容齋與其弟默齋相友愛偕君之子堯勳三人者皆諸生余讀海虞之文固已心儀其爲人且曰吾郡之葬其親者好竊公孤名氏以爲重唐君獨知牧齋爲可傳斯之爲好文抑亦足爲孝矣今年春堯勳衰服踏門來

謁默齋尤助之請曰吾兄之乞銘先墓也將以圖不朽今者吾兄又亡矣徵先生孰宜口銘余遜謝不獲乃據堯勳自爲狀序而銘之序曰君初治經爲應舉學自以往代名賢後無以光耀前人之爲乃益攻苦於所習其制藝頗爲里中宿儒所稱許既再試鎖院被放而又遭母喪會王師下吳郡既定而湖寇大作老幼爭避匿君不可其父勸之走君號頓匍匐顧謂弟曰父往不可莫之侍也母殯不可莫之守也行矣我必死於此無何寇至投以刃不中中庭柱刃碎於木寇執其縛不能擊愕然阻乃舍之去禮人子居喪殯必用車車必有緋所以備火災戒不虞也其祭也謂之越緋而行事夫祭尚謂之越緋可以樞在堂而不守乎火災尙備而況於兵乎古者三月葬無所用遣兵之禮然謹而防之如此若唐君者斯可謂之知禮矣當是時部使者有徵令於吳中有司上富人籍以典織作而君之父贊不中格年老矣名乃在選中私憂之不知所出君奮曰朝廷自發金錢予服官侍以勞使民戶苟吏不乾沒工不惰竄而我出私財以彌縫其闕則事亦易辦耳於是辭其父常以身繇部中賦事獻功甯勤弗怠如是者五六年始遇恩詔以免等輩大抵破家矣而君不困君天性精密



既棄其經生言則疆本節用大修其先業間出於廢舉以相濟太公得以  
擊鮮奏酒佚樂而終君蚤作夜興攻苦喫淡具酒食以會里黨推賢財以  
恤親知嘗以默齋性簡易不甚治生產日一家之中有無必共幸處贏餘  
而可以弗吾告乎平居不苟訾笑從昆弟親戚飲則歡怡竟日愛其子教  
督之爲延經師禮事之唯謹其爲人如此君元配黃孺人事舅姑以孝治  
家以勤知詩書備婦德生子而年不永繼室以鄒氏君疾革而勅  
其子於喪葬所以處二母者得禮之中焉君歿康熙七年秋距其生乙卯  
也年五十有四黃孺人同年生先於君三十年卒一子卽堯勳黃孺人出  
也娶鄭太學泰裕君之女君女二長許字于華爲進士扶嗣公之子次尙  
幼堯勳以庚戌閏二月之九日合葬君夫婦於友字圩之舊阡從遺命弗  
他卜也堯勳尙未免君之喪而其於母也生襁褓而見背故哭踊加哀葬  
之日行道聞而悲之余雖未獲識君而默齋之來連銘也口述君之警歎  
語笑若可得其髣髴非其生平相愛不及此嗚呼觀君於兄弟父子之間  
則躬行孝謹亦可得而推矣法當銘銘曰

有宋直臣曰維子方溯彼初授政最平江南渡建炎詔求其後道斷不達

除官未授載觀家傳迺遷此邦譜則備矣史應失詳孝謹傳家儒生奇節  
苦曰弗離格於金鐵長憂兵火少事詩書用其萬一力田廢居杼軸其休  
徵令以息小試治家有治有則何有何無相賙相救維兄及弟自親逮舊  
保有令德質諸先公胡不中壽有子亢宗山臨水旋若堂若斧同穴茲邱  
爰告終古

太學張君季繁墓誌銘

張君諱介祉字季繁吳之長洲人曾大父建旌大父元善兩世皆諸生父  
宗文有六子其四出元配龔氏君其季也甫十五而孤養寡母以孝恭事  
伯兄惟謹仲兄有子而歿叔天且無後君所以撫孤姪賙養嫂甚備友愛  
兩弟無間言年三十始入太學歸而大治先人之邱隴母亡合而祔之送  
車致百乘里人以爲榮中年教諸子以發名成業晚乃自營一坏於湖山  
之間召所親置飲登高望震澤喟然歎曰吾起孤僮不意自立而今將老  
於此死不恨矣君長身豐下恢囑善笑余哀憊始識君君嘗期余以山梅  
大放時過其家舍作信宿留余逡巡不果遽聞君以病沒君之子請以墓  
中之石累余余不忍辭也君天性善治生居家好置重堂複屋收陂渠邸



關之利雖果積纖微以漸致贏餘實用既饒間出於潤達變化以自衛處  
通都之中瞻宗族賑里閭交諸侯結賓客雍容而修豪長者之行語曰人  
富而禮義附君之謂也當明季嘗捐困粟以大償貧民之不能潰者所全  
濟甚衆在 本朝之初關吏以軍興法除馳道用君爲植旣罷而服官之  
領織作者又從而微之君之屬役賦丈頒廩獻功盛爲當事所嘉歎此二  
者君緣不得已而從事故弗欲自言其勞特以紀邦役則亦行之大者余  
獨謂君治田一事尤可書夫吾郡之田其賦額古未有也近又加以徵令  
急而民之不能應者出倍稱之息以贖貸甚且下其直以請諸佃作者粟  
未登而租耗其七八比入則又糞土棄之唯恐不及於期會蓋有田之患  
若此吳民數百萬戶大抵皆破矣而君獨以田起家先是君之起家也穀  
騰踊催比亦不至於甚苛其後也緩者亟貴者賤公私兩被誅而君優裕  
自如聞一令下則必變其術以相撓拄嘗告於衆曰古設田以養人今設  
人以養田吾取百畝爲之率儲三十金以預滋其潤卽田不害矣是言也  
策未有善於此者也然惟君乃能行之余輒思其故君之產率上腴又能  
起廬落給牛種以勤耕其輸於官也不待取諸耕而後足每先期趨令雖

有里胥邑猾失所挾持以索無名之錢逮夫租登場而君高其廩庾嘗候  
時而擇利初不緣縣官之緩急爲棄取此三者中家以下所共知也而妄  
冀效君則不能然後知田非不足困君君之貲與其術自不至爲田所困  
有司者猥欲人人趣辦如君舉而槩之不亦惑乎周官之首曰本富漢法  
之善曰重農今誠能準古制以大寬民租徐擇其孝弟力田者錄之以官  
著在令甲庶幾吳民知勸疆力而急公上不獨君一家已也余於誌君墓  
舉之爲斯世告焉君娶陳氏而賢有五子以諸生祖訓爲長次起鵬艾震  
維同母弟也先後入太學庶出夢麟者最幼君有四女孫七人孫女十三  
人君諸子進止儒雅文采皆可觀其入太學者仲與季且駸駸嚮用中外  
清整所婚嫁皆名族君生己酉六月之三日卒庚戌十月之十三日遺言  
以踰月葬禮也諸子遵而行之墓在彈山之麓具區之濬去鄧尉先隴不  
五里吳人之俗歲於山中探梅信傾城出游張氏兩墓深淺皆直其勝君  
之葬也余越疆而弔見墓門有垂垂欲發者其親串故人酌酒花下而後  
去嗟乎古今論人之不同一日勞生一日達生君之自壯逮老其生也可  
以謂之勞矣營生曠作終制若是平高人曠士之所爲何哉余讀喪禮子



思子之言曰有其禮無其財君子弗行也惟君之生計足喪具備早營高燥而勅其子以氣絕便歛歛訖便葬皆出自生平精彊心計之餘習豈追慕昔賢之佚事而爲之者乎然君於書傳頗能涉獵其大略與人交撫掌歡譁坦易無它腸此亦於道爲近未可見其捐捐然役役然謂與古之放達者無一端之合也余自笑足以知君可以銘銘曰

有墮者山有瀾者水歲直降霰月躔星紀彼墓大夫指說妙理早甯體魄後必大起主人康強笑而聊唯爾言果徵余不畏死噫嘻古有輕人不貴之軀以自驗其術者乎吾知君之卽安於此也請以俟而攷諸筮史

席處士允來墓誌銘

余間往洞庭東山則必訪席君允來氏自其父震湖君世居莫麓峰下有茶癖以善種花得養性術年九十五而終席氏系出唐禮部尚書豫由安定遷吳子孫用廢著爲業君以心泉君濡之子出後於叔南濱南濱年亦九十東山稱兩席翁皆長者君爲人孝友廉讓中歲棄所學計然術灌花瀹茗以終其身吾郡及雲間士大夫多稱之允來其仲子也孝友似其父養花尤擅家風所居繚垣三楹牀茵几杖位置皆得其處蘭蕙數盆怒芽

競茁牆頭有木瓜朱櫟一二株垂實纍纍向人窗前置拳石面勢膚理似長與人同卧起者其下嫩草雜卉疏密可數嚴淨整潔殆非扱箕縛帚所能及而牡丹數十本尤絕出於吳中余嘗以花時過之其花之妍媚靚艷如笑如迎卽葉之向背俯仰有自矜之色觀者神移目奪恍然若與之遇也客訝而問曰養花有術乎曰無術也吾父性愛花見花之樂也則忻然喜其痒也則悄然憂自壯迨者寢興食息語默醒醉皆以神入於花之中得其陰晴開落而與之俱化吾父亡不敢以改庶幾見之如吾父之存也聞者爲之捧手歎息後余每過湖君開門煮茗清談促坐別則落其簷果餉余余彳亍徬徨不忍去蓋洞庭最稱翁氏朱氏有兩樓君之尊彝圖卷不及翁湖山歌舞不及朱而獨以潔勝卽君家太僕用萬金起一園廼游者過之而後訪君皆歎曰若此亦奚用壯麗爲也君以其不相當輒笑而不答噫嘻亦異矣哉君年六十有一而歿無子其病也鬱鬱不得志床頭有一杖生平之所愛弄願視惻愴折而投之曰吾不忍以貽他人旣篤友人吳亦昭撫之曰君死其如花何君張目直視歎歎不能語夫亦可悲也已自古人達士流連寄托其於花各因其性之相近以名所好深山道流



餐落英飲澗露者往往可以不死震湖之年近百歲殆似之矣而君僅得中壽何歟震湖君諱榮君諱元泰戊申之八月某日以君末命同時窆於祖塋馬場石塢之二阡余既與君游又聞震湖之高風父子以種花終隱故因誌君而并及其先德嗚呼此亦君之志也夫爲之銘曰  
昔之傳牡丹者首姚黃次魏紫五侯貴千金市莫釐峰具區水有一人慕黃綺階幽蘭籬芳枳抗烟霞絕塵滓花寒愁花開喜識花性得花理胡弗祀沒猶視其魂魄遊於此我作銘告閭史孝隱士元眞子若席君者斯可以死矣

朱幼清墓誌銘

崇禎十有三年吾友雲間朱轅生轅文兄弟葬其先君幼清公偕配楊孺人施孺人於黃歇浦之鶴涇而屬余以書曰子固習知我公者也不可以無銘嗚呼公之亡距今十八年矣余生也晚則何由習公之深也初余游京師從現聞姚先生商榷人物余進曰今天下漸多事矣士大夫顧浮縹緲名無一人慷慨俠烈以奇節自許者先生詎有其人乎先生慨然曰吾同年生朱幼清俠烈士也因談幼清生平甚悉先生善持論慎許與與人

言首吐如洪鐘其談幼清尤磊落可喜儻非常聽者毛髮盡悚起舞擊節嗟乎獨不與此君同游哉先生又泣然流涕曰幼清亡矣余哭之見其孤藐然也甫四歲聞能傳父業近有聲聞來於是聽者又變色興歎以賢者之不竟所志而後必大也公諱懋澄字幼清先世汴人趙氏之苗裔南渡入杭宋亡以國爲姓遷吳爲鉅族高祖諱論成化中鄉進士曾祖諱公望祖諱坤太學生父諱堯俞嘉靖中鄉進士上書張文忠諫奪情不得第著薊門集以卒公其仲子也雲間好濡綬而公獨以俠聞志行果決跡跡不羈嘗以丈夫生世與其隱囊塵尾以送窮年不如犬馬陸博可縻壯志乃益跌蕩於酒以自豪有顧君于君者爲異常之交痛飲竟日夜行歌呼道中客或諫之輒曰身自大呼何與他人事不爲止公雖放於酒人乎內行修潔事親孝持身廉振人之急家無餘貲刻趙虞卿之像就其家設祠堂事之曰虞卿烈士棄萬乘之相而徇一人之窮眞吾友也久之鬱鬱不得志走京師會光廟及福藩出閣講學議者謂宜有等殺廷爭之勿能得公奮曰上以親愛待太子諸王固非羣公所能言言則謂其冀後福固有所輕重也我以布衣勢無覬倖卽如是言上意或有動耶或勸之曰卿無



言責奈有老母何乃卽其牘上宗伯羅公書凡數百言言甚剴切神宗皇帝在宥四十餘年士大夫所持國是無如江陵奪情光廟出講一二大事皆通國爭之會暴有所摧折士氣憂不振公父子皆書生先後游太學持直節發讜論赫然名動京師已歸而舉於鄉凡三上不弟同年白公正蒙精數學能前知嘗爲公言我兩人將先後亡不出兩歲具刻時日其卒也公哭之慟嗟乎公爲人落拓有壯節好奇計足跡遍天下散財結客嘗欲一旦赴國家之急以就功名聞白公言中夜悲歌自知所志不遂而亦殆將病矣公歿後數年而余得聞公名又三年而得交於轅生兄弟姚先生所謂四歲孤也公初娶楊孺人繼娶施孺人先後以孝聞楊孺人之歿也公在京師不及見爲其留侍張太孺人也張太孺人歿公免喪後復遠遊所至必與施孺人偕稱賢助凡後公十五年而卒轅生兄弟工文章交游遍海內顧出公所爲詩文尤豪宕自喜又負奇略規摹九邊形勢親歷險塞與其賢豪長者游生平居燕者十之五六居吳門者十之三四若齊若秦若汴若豫章若楚越皆居焉其客吳門也夜半取道湖泖間雙槳若飛巨艦中難兩樺燭衣冠危坐盜賊望見以爲神人不敢犯歲晏從豪家貸

百金以餉賓客發之非精鏐大怒投水中曰此何以餉人其雅性如此夫以公之才處平世抑鬱無所就以至於死若使至今日如轅生兄弟所遇之時當馳驟一切以取將相何至以孝廉終哉雖然公以布衣上書摩切天子又處朝家骨肉之間而公卿不以爲非當立不以爲罪今罔浸密矣姚先生帷幄近臣用言事故爲讒者所中且斥逐放廢以終公而處此其將上有陳東之禍而次不免劇孟之疑不如速營糟邱以自老也是宜爲銘銘曰

仕俠則剛不確不芒今之篤行適古之狂厥施未究始謀永蘄湯湯湖水玄石幽房

# 梅村家藏藁卷第四十七終



梅村家藏藁卷第四十八

文集二十六

墓誌銘七

張母潘孺人暨金孺人墓誌銘

余友刑科右給事張敬菴諱王治以戊戌之月日偕諸兄葬其妣潘孺人

於虛宇府君諱翼之之墓而金孺人祔焉金孺人者故翰林庶吉士西銘

先生諱溥之生母也虛宇公元配陸孺人無子有子十八唯潘孺人以繼

室生源與潘而敬菴最少三人者爲嫡出餘皆少室其前乎金孺人者有

汪氏葉氏虛宇公之葬也先以汪從比之堂之敗葉爲同室而不得與金

孺人並書春秋之義母以子貴且以不沒我西銘而推崇其所自出禮也

先是故菴官京師疏請葬親以創格不允比歸而謀襄事歸門來告曰先

兄西銘成進士而葬我府君今王治叨一命葬我母以及先兄之母則猶

先兄之志也先兄之門人雖有子在其界之一言嗚呼余忍不銘按狀孺

人潘姓家世太倉人祖父皆儒者有學行孺人在震而表嘉祥及筭而姻

內訓其壻於張也贈君夫婦在養而庶子之出多母者在抱孺人專柔恭



順奉顏色比甘旨克以孝聞其厚前室之家也如已家字他姬之子也如已子外而門從姻黨下而阿保僉媿遇之皆有禮法族蕃且大中外無間言府君之兄司空公夙友愛而爲左右所慕間孺人從容告其姒婦曰娣之於姒以何親曰以兄弟親也然則第奴舍客以視兄弟誠有間矣他人以疏親獨不能使親親此吾夫婦過也司空聞之泣復歡好如初府君以執友王公無子命以已子子之卽救菴也王公勳家以浸落孺人迎其嫂嫂以歸在禮異姓不得爲後其卒也或疑其服孺人曰生平於我養死乎於我哭其又何疑焉府君晚歲不憚思諸子以文墨自奮孺人設家塾宿膏火窮日并夜迷遺語以勗勉諸孤奇西銘之才獨憐愛之命諸兄與之齒曰若無易此子爲也金孺人天性謹約於流輩中素欲退而獨歸心孺人常教其子以孝雖析著異居而晨昏罔間西銘貴賓客生徒奉脰酒執羔雁起居兩太君者車數百輛金孺人必推孺人先而已下之孺人所出三子皆才每兄弟同集篇章競進辨論蠡起西銘顧其坐客縻論天下名士輒屈指曰我八兄我九兄八兄謂源九兄謂濬也救菴甫訖而孤孺人以屬之西銘曰若善教此兒哀此兒尤小也西銘橫置一榻有皮圖書朱

黃鈞貫手指而口授之其於立身取友之道厚期待勤誘接嘗廢卷太息曰我母老矣安得吾弟之早就一第以仰慰我母乎崇禎己卯儒人亡又三年西銘歿金孺人傷心盡痛未踰墓亦至於大故從此師友凋亡陵谷遷改海內人士扼掣於盛衰興廢之際在兩母之歿洞乎有餘感焉救菴成進士官諫垣酒闌燈地追憶西銘昔年太息之語而孺人已不待未嘗不泣下沾襟也初西銘之葬府君也張氏十子就列而三母帷乎堂髮而將事今西銘無子有嗣子曰永錫而葉母所出二人質先也長兄先亡次京應也亦老病以此三母之葬皆救菴及其同母兄主之君子曰孺人之訓齊異室足比同仁救菴之志篤在原可稱不匱善哉足以爲法矣抑吾聞之孔子葬母於防門人後至夫負土執紼亦爲人弟子之道也偉業挾爨從師升堂拜母哲人旣萎十有九年今者觀雙碣之巋然庶九原之可作南瞻其子北望其親在於吾師可云無憾而門人都講讀酒山邱松楸之痛方深蓼莪之章久廢江都子弟重經董相之墳沛郡諸生共誅桓廢之行能無泣然而已乎乃因救菴之請爲之合誌而銘之曰

母也十子慈子也百世師我刻此辭其繫後人之思者庶幾媲美乎鳴鳩



之詩也

佟母劉淑人墓誌銘

大房山之下有佳城鬱然斗泉聖水蜿蜒趨之者是爲佟母劉淑人之墓淑人之葬也子江南右方伯諱彭年方從政於吳季弟房山令有年爲書告兄曰呂望封齊三世葬周不忘本也吾家備旌車之族掌環列之官循墓大夫遺制三輔股肱山川完密莫宜於房邑自吾吏茲土行營高燥兆於儻旬而異食將以月日啟攢塗於國門之外逆吾母之喪而塋焉方伯奉書而泣乃手疏內行謁銘於偉業曰先淑人之疾革也吾兩兄屬囊轡於南鄭彭年亦先受任肅州會家中丞建節河西遵尊與戚官命未改獲淹久於私第適罹大故偕吾季鋪綬綈綈含玉是天假其間少追恨於終天也今兩兄還歸率諸子弟奉轎車穿復土百里之內外姻畢至彭年獨守官於南不敢越制徒跣以及於祖載庶幾下紼之石鑿懿行而掩諸幽有以慰其無窮之悲乎請累子偉業曰維公有恩德於吳之民公之母則猶吾母也敢用不文辭乎按狀淑人劉姓占籍甯遠衛處士雲封公女也其先元戎高其勇爵父則壹行標其素風維佟氏遠自晉魏以來世著襄

平之望釐爾嘉耦嬪於高門繼享公通明高朗著令望於圭璋淑人婉婉溫恭表芬芳於綺筵盟饋而騰御畢從廟見而宗親交賀崔盧儼其光華鍾郝侔其禮法矣其逮事王父母維齋公與李孺人也百歲壯容班壹之就邊屯牧九十健飯虞諱乃家立養堂及爾尊章亦稱耆艾左馮右粥異室同堂贈叅政西河公偕林淑人有子亦既抱孫親在口不言老一身并白兩世晨昏君姑夙戒於雞鳴長熈敢休於燕寢酒漿腆洗趨代勤勞箴管擊絲先時紉製此淑人之孝也相我夫子夙夜不遑挽鹿車以御窮卧牛衣而勞苦士處世豈居人後君諸兒必大吾門教之以方從其所好既而漂搖風雨瑣尾山川鐵籠載而尊老以全雍樹馳而細弱乃免明智有餘提攜不易天平何酷命也於罹方百口之無歸又兩親之不祿流離空乏號咷蒼黃心枯墊隘之辰禮盡凶荒之日備物附身之無憾過時卒哭以猶悲此淑人之賢也豕嗣建邦勇不忘親危而致命敝無存之死逆者皆壘杞梁子之喪復之以矢割情止慟收淚存孤得其死所童汪錡亦可弗殤雖曰無功子千秋於今有後此淑人之仁也王師南邁江漢徂征代馬嘶斜谷之風巴山望桑乾之月二子嵩年兆年豈敢定居身許人而



母在不遑將父弟在軍者兄歸告我征人勤於王事趙奢當受命之日不知身家羊琇處軍旅之間其唯仁恕不以餘年累汝弗因吾故去軍此淑人之義也世祖章皇帝稽古右文興賢育俊則有東都好學四姓橫經元祐求材十科造士篝火佐芸窗之讀倚閭傳鎖院之名續試方州才選望郡高唐盼子之遺愛常山主父之故城華髮從游輕軒就養子勤於政母教之忠黽勉家風格居官次何平子豈專祿仕直不疑多有平反游致嘉聞克遵慈訓既朝廷布蓼蕭之澤而私門執荼苦之誠追念先姑陳衣綦縞何心主婦被服山河屬湛露之遠敷已下泉之同歎於時方伯公改官武德擢任并州厥次城頭神紫夢寐銅鞮陌上目斷襁帷王僧孺之引騶清道悲不自勝願元歎之高會趣庭傷心難再攀閭門之楊柳望涿水之松楸枯魚銜索經霜露於三秋哀雁填泥隔關河者千里庶憑彤管足嗣徽音徵諸琬琰之詞聊釋杯棬之痛嗚呼淑人之內行方伯紀之詳矣自其癸未生之歲七十春秋而方伯貴又七年而棄養則其生卒也六子事有可書者五人上塲而名者爲定邦則方伯之弟而房山之兄也孫十三人國璠少孤諸孫爲長瑋珩瑄瑤瑛瑛瑒皆方伯之兄子璠瑒琇則方

伯子也琳瑯琬則房山之子也皆冠之以國者著其行也謹最其餘行宗黨稱其惠也嫺戚稱其睦也諸婦稱其莊也孫婦之既饋者孫女之已行者未笄者教之如諸婦也曾孫之在孺者撫之如孫也林淑人之女歸於吳者生乎於我養死乎於我殯詩曰問我諸姑遂及伯姊則其恤養逮下可得而推也偉業聞之自古興王之代必先世祿之家在我本朝佟爲貴族如西周之推尹吉東都之重楊袁非徒峻秩雄班禮隆使相抑且文軒雕轍秩比鄉君顧鍾鼎之疏榮繇藎鹽之代匱荷歟賢母允也禮宗文通武達而子孫衆多男清女貞而姻親光寵德音茂矣福履綏焉猶有緒言不無遺戀雖幸萬石見郎悉居官下終念伯仁兄弟未盡目前慰孫謂靡父何依舒祺哀此兒猶小崦嵫日短禾黍墳高冢近樓桑流水出盧家之樂山名木葉故鄉歸丁令之家偉業同病相憐有懷不寐風停樹靜聽宿鳥之啁啾石泐金銷望喬松之偃蓋表丹青於奕世昭綸綍於當年長沙人士文稱陶母之賢稷下書生筆誅莊姜之行用徇方伯公之請而爲之銘曰

旌丘葛兮蔓高城尾畢逋兮烏聲伊孝媛兮斯晨征左抱姑兮右提孫



號且踊兮蒼旻聞嗟往事兮何酸辛河水遽兮恒山青被命服兮乘朱輪  
我有管廟兮 有藜藿兮何鼎烹惟玉樹之森森兮慨余心之既  
甯石闕兮高墳玉珮兮輻輳望錦川兮夜月跂醫閭兮秋雲噫嚅千年終  
古兮其永列於斯文

封夫人張氏墓誌銘

夫人姓張氏西安府長安縣人封驃騎將軍梁公諱孟玉之妻江南總兵  
都督同知化鳳之母也家本青門素族父以黃髮杖鄉少習端莊長嫻教  
訓明詩習禮親灞岸之蠶桑結帨施衿勞扶風之砧杵梁爲舊姓世乃儒  
流衡茅兩版守北地之高風孤矢四方襲河西之餘蔭日惟賢媛爰定厥  
祥德耀成臯廡之名伯鸞避世舞陰保陵鄉之胤少府承家遂啟元戎適  
逢興運當其提兵牛渚築壘鳩茲爲王事維棘之秋正將母不遑之日義  
豈絕裾溫太眞之誓師姑執功因剪髮陶士行之駐節丹陽爲彰陟配之  
勞封於石窰用報倚閭之教錫以延鄉以順治十四年冊拜爲驃騎將軍  
夫人夫有爵而婦則從子既官而母以貴已而位躋上將略著全吳高牙  
大纛中權領東海之軍文駟雕軒內願盡北堂之養沃洲之恨不驚方舟

徐進下瀨之師頻勝扶杖何憂爲將愛民此乃吾親所教以身許國勿以  
母老爲辭待興霸以同餐賓僚誦德爲張遼而下拜將吏趨風霜露不居  
音徽遽謝乃以丁酉八月二十九日遘疾終於崇明之府第距其生年辛  
巳四月二十一日春秋七十有八嗚呼夫人孝敬共勤賢明貞慎劬躬盡  
後作法貽謀長子鳴鳳爲長安縣諸生次都督也由丙戌科進士蘭臺著  
述孟堅爲定遠之兄新息勳名伏波乃長平之弟附驥競爽騏驎齊驅二  
婿則武達文通三孫並蘭芽玉茁孫文四人曾孫男女各一人襁褓爲瓊  
奇異質婚嫁皆方雅名家無不義切杯棬禮修擗踊從者襲經而哀號居  
者見星而奔問於明年十月扶輿西遷餘腥之卒萬人壘而路祭魚鹽之  
城百里哭以過喪馬鬣將封虞歌在道卜以某年月日葬於長安縣某地  
之新阡禮也都督公以金革變禮邱壠興懷甘泉圖畫秋風吹九陌之塵  
槐里松楸夜月照萬年之樹爲之銘曰

安定之裔益耳之門舉案風高慶及後人酒泉辭畝日余有母以茲教孝  
允文允武慈姥有山丁蘭有廟采石來歸板輿是導鶴言徂東至於海邦  
扶桑日出裁裁養堂板屋之風婦女知義嗟季行役勉旃無棄爰告彤史



昭示勿忘誰謂內則紀於戎行昔人所戒師遷於墓軍行勿剪誦及行路  
今營高燥武庫之南佳城鬱鬱宰木九九乘氏加恩開封追命立房雖閼  
溫綸未竟高掩五尺旁置萬家凡百子孫德音不遐卜云其休元龜以  
食有如不信視此刻石

劉母耿淑人墓誌銘

沂水孝廉劉君璋將以戊戌十月葬母耿淑人於邑之某阡而排纘內行  
介吾友維揚姚黃門永言爲書來謁銘且致其尊人中丞贊皇公之命中  
丞諱應賓舉癸丑進士爲吏部郎有聲賞識余於京師者也余敢以不文  
辭乃爲序而銘焉按狀孺人爲婦爲女而孝也中丞家貧束脩羊不足於  
腴洗糲杼撙作黽勉有無辛勤飲助既仕而歸傾箱倒庋上其裝於尊老  
洗手不名一錢耿固方雅之族父爲聞人門衰產落母畢以失明迎養七  
著必親啜噎必祝飯含寢寤皆得其禮其仰事有如此者孺人爲母爲女  
君而莊也中丞起家贊皇南宮二令游歷中外庀內政識大體篝燈宿火  
以訓課諸子衣蠶食糲以戒飭諸子婦祭祀以虔婚嫁以禮絲枲紉製酒  
漿啍炙家老長妾奉其教令不戒而辦其御下有如此者孺人爲大姒爲

諸母而寬仁有恩也中丞有三弟孺人處妯娌之間齏鹽井臼已居其先  
篋箱局竊已居其後季叔早世慰其姑之哀以誓撫諸孤既成立矣逮乎  
遭亂相失析箸破家間關追尋經營收卹始終不替其恩焉解衣推食以  
明給嫗親折券棄責以振施焚獨飯僧祝嘏以大作佛事嗚呼淑人之內  
行孝廉狀之詳矣而最大者權璫之擅政也勸中丞以請急不挂於禍逆  
聞之犯關也贊中丞以遠避不罹於兵嗟乎三十年以來黃門北寺之獄  
設械於前赤眉銅馬之亂張羅於後海內老成宿素保有家室妻子無恙  
如中丞者詎更有其人乎詩曰死生契濶與子成說執子之手與子偕老  
言擊鼓用兵之日求偕老如此其難也當淑人之過江也骨肉艱難道塗  
鈔奪杜林載妻子於鹿車伯仁奉老母而南渡其勞苦可謂至矣中丞從  
安池納節僑居維揚者十年而後歸歸未暮歲而淑人至於大故孝廉痛  
其母之去國還家日不暇給有風停樹靜之悲迺後之君子感漆室之遺  
憂覽菟裘之舊業於淑人之生返故里沒遂首邱惻乎有餘慕焉昔魯義  
婦不以己子易人子齊人見而迴軍辟司徒之妻其避兵也先問吾父與  
吾君終免吾師之難蓋齊魯山川完密風俗醇厚其婦女皆知禮義能賢



明強固以指拄於家國變亂之間若淑人者斯可以風矣淑人生以某年月日有三子長卽瑋也甲午舉人汝爲澄海知縣瑛已前死而其季曰玠爲諸生女一人孫七人孫女三人曾孫女二人一門之內少長以齒孝謹不衰以故宦游燕趙流寓江淮遠近皆傳其家法爲之銘曰  
穆陵巖巖沂沭洋洋篤生淑媛誕於耿鄉耿鄉維何好時之族爰嬪於劉荷天百祿青犢稱兵黃巾告變廣固無城礪礪不戰率我士女曰惟永嘉僑彼石頭比於瑯琊言旋還歸魯人燕喜如何不弔彤管有煒佳城鬱鬱山墮水旋朱虛之城沛國之阡顏母有林桓姜有冢樵牧斯辟松栢斯拱後五百年前市後朝泰山刻石終古不消

秦母侯孺人墓誌銘

孺人侯氏歸於秦秦與侯常州無錫之鉅姓秦之先其著者大司馬少保端敏公諱金端敏之弟曰永昌太守諱禾永昌之子曰大中丞諱燿載其清德世有壹行曾孫今封翰林簡討德藻爰自鄙猥卜茲嘉耦謂使侯氏撫有而室其後必蕃迺告諸中丞之廟而納幣遂啟賢子以得命於朝  
侯之先其著者曰太僕寺少卿諱先春少卿之孫曰戶部主事濬泉諱鼎

鉉家門雍肅而孺人以生澹泉之母王安人節母也孺人母華安人而又鞠育於祖母體自鄉宗漸摩教訓生而秉笄而禮中外夙著嘉聞既饋而舅氏太學公早棄於養姑于夫人性方嚴孺人儂行却立箴管必飭腴洗以時燂湯藥問起居所以執婦道唯謹太學公喪在殯孤子有事於先塋而出鄰人適不戒於火鬱攸從之孺人號呼其家衆曰火有及乎帑者我死之遂昇以免邑之屬於兵也于夫人以孤養故子奉之以出大父母從諸叔在宅第故留簡討公既出而復反孺人戒之曰君第往有吾在勿憂姑也嗚呼以是二者足徵其孝矣自太學公見背門緒中微澹泉公久次公車而未第孺人初入門茶苦是嘗漂搖是懼迺能御之以柔鎮之以靜內以保其家外以禦其侮唯夫子之指拄恐或痺厥躬也勉之曰丈夫貴自立耳毋戚戚家老長妾與聞其語者其稱孺人也曰居危能安以孺人之一身立乎二十年之前侯氏興而秦氏得以保全立乎二十年之後秦氏興而侯氏與之競爽孺人初不以其父而薄自振矜繼不以其子而微有充訕諸姑伯姊與之游處者其稱孺人也曰有寵益畏居家仰有取俯有拾絲麻菅蒯賦事獻功具暇修以速父兄潔酒醴以肅賓客無大無小



必躬必親然猶小心敬戒不敢自專進止左右夫子諮而後行服御鮮纂組之華簪珥絕珠璣之飾俾倉有餘粟機有餘布則以班宗人之貧者比閭無告篤癯惇獨生則調之死則痊之罔弗逮焉最其生平肅而勤儉而寬婉而能順睦而能恤孺人之著於內行如此有四子長松齡次松期松喬松如松齡字留仙年二十舉乙未進士官簡討出後大宗用 覃恩推恩所生如令典留仙之服官也修前人之德業克自勉勵孺人貽書傳勅曰若勿以年少自多年少易爲人重亦易爲人輕若當爲其重者留仙再拜端誦同官聞之亦爲肅然蓋秦氏子弟在典謁之中卽知艱難無膏粱幫履之習嘗因留仙冬夜呼寒正色責之曰若曹賴先人餘澤今裝綿擁火而寒無以處寔人子徒步行風雪中者留仙奉其戒至於今弗敢有褻嗟乎今天下年少取科第者乘堅刺齒肥盛衣裘儼從相誇尙故舊里閭凍餓爲溝中之瘠曾不一瞬視且從而賸削焉彼父母恬有其祿養者比比而是也聞秦氏之風亦可少媿矣乎吾欲取之以示世之爲母子者法焉孺人素無病庚子之秋留仙北行次子就省試送之至京口還家寢疾八月之十六日遂革距其生丁巳二月二十五日年僅四十有四留仙及

介弟會黃祖叫內宗外宗之至者哭之加哀其葬唐山灣也送車數百乘婦女髻而辟踊諸孫及甥以衰抱之里人之與執紼路而奠輟多出涕者簡討公命其子以速銘也曰吾非汝母無以成吾家詩有之將恐將懼唯子與女將安將樂女轉棄子唯文字足傳有以慰亡者於地下留仙率諸弟以請噉然哭余因追溯先朝澹泉公初舉進士定交於職方吳君永調之郕中永調吾年友親侯氏婿澹泉其內兄弟蓋氏闔教自王安人以下余之所熟聞也吾母朱太夫人精心佛乘構藏經閣於鄧尉山中同心飲助惟有于太君一人江鄉百里之間音聲相聞信施雜及緇素之口必以秦母吳母爲先已而像設告成二母之軒車並至余家無主饋故莫從孺人率其冢婦介婦贊姑於伊蒲之席因以敘兩家世講留仙在館閣修少長之禮而孺人亦緣高堂雁行讓階而登吾母婦而稱其賢羨其盛未常不爲之三歎也未二年而孺人卒又一年吾母至於大故于太君亦以哭其婦而亡矣語曰日中則昃月盈則食富貴壽考在人世不可以把玩余因銘孺人而讀其家乘悰乎有深痛焉留仙娶於吳繼娶於華吳爲職方君弟之子華則孺人母黨也松期所授室曰黃繼委禽於鮑松喬之外家



曰高松如之外家曰陳皆貴族簡討有庶出未名之子一以孺人歿後始生女四其三許嫁而殤禮弗繫於夫族其笄而行者一人孫男八敬然始然孝然廉然文然憲然其可名者也孫女四人當詳於世墓故不備嗚呼余觀乎秦氏它日元堂之啟俟諸百年子孫之應書者且繩繩無祿而留仙爲儒人甯體魄刻琬琰若恐弗及余居兩親之喪遍外除而先大夫先妣之懿行所以圖不朽者將累當世能言之君子而尙有待也今執筆而誌孺人之墓其能無心焉摧割而慙然其無愧汗乎用不獲已簡討公及留仙兄弟之命而爲之銘銘曰

維侯昔有母受旌以節表厥宅里崇臺棹楔維秦今有母推封以恩被之象服翟韋寢門斯二母者孫繩祖武爰受介福實惟類我胡豐其遇乃嗇之年厥有夏子靡不由天有訖者泉其流泚泚遠彼墓門莫知其止吾欲併禮宗而紀之以告後之有彤史也

蔣母陳安人墓誌銘

吾年家子常熟孝廉蔣君伊狀其母陳安人之內行踏門來告曰往者吾父亡也兄佶圖謁銘於先生而未敢者有母在不忍以遽葬也今母亡矣

佶又不天而前死者三月先是母屬疾以其哭吾父也吾兄弟朝夕祈有聞以盡一日之養不幸重遭少壯者之喪吾母哭子因以追痛先君心腸摧裂遽至於大故嗚呼吾兄已矣孤子何以追終天之罰而下報母兄乎今者先君之銘有待而願誌吾母庶幾致哀吾父而慰兄佶於地下也敢以請余日子之先府君與吾同舉於有司者三十年吾友也子之兄弟有敦盤之好於同人不遺我老而俾狎主其事亦吾友也古者朋友之妻之喪則經而弔之朋友之母之喪則爲位哭之吾於蔣氏之禮有二焉其何忍辭按狀安人姓陳氏常熟之唐墅里人其先有爲侍御史者子孫世儒家父念虞公也念虞娶於程生安人甫在抱而養於叔敬虞以朱孺人爲之母撫育有恩故安人始終事二母如一年十八歸於蔣是爲贈禮部主事抱奇公之家婦而丁丑進士歷南海建安二令陞儀制司南陔公諱蔡之元配蔣固鉅族世由科第陟顯官獨抱奇公因鑲院久不遇偕濮太君長食貧安人既饋而東栗服修衿纓綦屨不惜解珥脫簪以營之躬機杼忘寢興所以佐夫君子於讀者惟謹其貴也奉其姑之官屈勉在公簡飭中外具有禮法濮太君歿於南海方奉將輿車在塗而又奔贈君凶問比



入閩將報政而甲申大變天地崩圯則又得之建安官舍中凡南陔擗柱  
家國凶哀盡禮安人之贊襄居自余初得舉識南陔於無錫舟中其成進  
士也余亦官京師中間仕宦參錯垂老始相見於江湖握手興歎入門而  
庭宇灑掃鈴柝肅然主人設雞黍之饗穀核酒醴中豐儉之宜終宴僕御  
無陝喻嘻笑者吾以此知嫂夫人之賢也南海壯縣也海虞於吾郡好以  
服飾居處相誇尙里閭中獨推蔣氏有素風一官嶺表垂橐而歸家門無  
珠玉纂組之華子弟無田園車馬之奉論者以爲此固吏治賢也微內助  
無以成之南陔又言於余曰吾建安閩亂時軍興劬午使者促迫坐邸舍  
中山岷洵洵束手無以應吾婦盡捐橐中裝以代輪杉稅閩之人至今猶  
言之余尤歎安人審常變識大體不獨稱廉令婦也安人四子已出者三  
中子偶早歲夭歿膝下唯三男三女嘗歲時宴集幼穉盈前指長子願而  
言曰若等少長富貴惟倍兄之生也乃父爲貧諸生吾母子日夕爲辛苦  
因相與縷陳之而泣嗟乎兵興以來如南陔之優游晚節在同籍之中不  
易見矣微聞家居幾爲何人所中倖而得全其沒也亦不勝暄涼之感故  
安人哭其夫若子爲之加哀然則世之不如南陔與不如安人之母子者

可勝道哉安人卒戊申也距其生癸卯六十有六後於南陔之卒者四年  
故孝廉之名成也安人所及見今孝廉方逮至而諸孫嶄然露頭角若安  
人者可以無憾爲之銘曰

嗚呼古有合葬而爲兩銘者其穴同其窆之月日又同維淑媛之高風宜  
垂令問於無窮故從而爲之辭以相隨夫子於幽宮

許節母翁太孺人墓誌銘

崇禎九年江南巡按御史以吳郡故太學許公之妻翁孺人節孝上聞天  
子下詔旌其門曰貞節之門又十五年孺人卒蓋去許公之歿五十有一  
年矣初郡人之以孺人節孝聞也其子元極元愷實詳列其行而元愷以  
好交友顯名故節母之賢特著同邑先達如徐公勿齋孝廉如楊公維斗  
皆不言同辭臺使者以兩公之語爲徵迺具疏得請孺人之卒也元極先  
三日以病歿於是元愷蹕踊號泣日嗟乎吾母之節得以顯者皆先皇帝  
之德而吾之友實助吾兄弟以爲請今吾君亡吾友亡而吾之兄亦亡矣  
苟不得一言以銘諸幽是先朝之寵錫將泯滅而弗章也惟婁東有舊史  
氏在乃卽大叅吳公之狀來告偉業日噫此吾友之母也爲序而銘焉按



狀孺人東洞庭翁公恒裕之女也年十八歸於許兩家皆洞庭臣族許公諱明臣字餘耕以明經入太學爲時聞人其歿也年僅二十有四孺人少於公一歲二孤皆幼撫賴長號引簪欲自刺水漿不入口者五日姑勉之日若從死如藐孤何自此五十餘年屏去綺縠弗御辛苦拮据爲餘耕公起家舍立祠堂田園邸屋有加於舊中從親舊人無間言此其事夫之節也孺人之姑曰姜太孺人姜爲望姓又王文恪公外孫女文恪家法清整姜孺人得其教門以內有節行法度孺人承顏色庀甘旨服勤勿失姑病日嘗藥以進不解衣帶者數月病已篤哭泣籲天夢神人授以藥吞之乃瘳此其奉姑之孝也孺人初稱未亡人元極甫四歲元愷三歲餘耕之兄日仍耕能撫字諸姪而孺人內和妯娌外事伯叔聘禮賢師訓督二子遂以成立仍耕之次子丁卯舉於鄉孺人出遺書數百卷涕泣以授二子曰乃父無年不得志於鑠院若其無忘乃父之志此其教子之勤也孺人性好施扶困濟厄棄責折券鑿道路成橋梁營寺宇并力爲之惟恐弗及歲大浸出米二百石佐其子以給茭田翁巷之貧者恩及數百家矣江甯松江邸舍所在賑貸亦如之苟遇荒祲以爲嘗此其救人之仁也初吾師張

西銘以社事興起東南而勿齋維斗爲同志嘗大會武邱舟車填咽巷陌爲滿其有傾身接待置驛四郊請謝賓客則推吾友德先德先者元愷字也當是時孺人方持家秉德先揮斥千餘金以爲頓舍飲食之費孺人無幾微吝色逮節孝疏聞適會孺人六十西銘偕勿齋維斗登堂拜母同人畢至里中以爲榮自西銘亡後世事遷改交游推折勿齋維斗致命而死德先以告其母孺人未嘗不泫然出涕且以幸兩人之得死所也元極之病亟也孺人哭之慟日吾不從若父死者以有爾等在今何忍壯子先歿以下見吾夫哉乃亦卧病不肯服藥取手所製布衣熟視日吾可以下報矣噫余聞之忠臣節母皆秉天地之晦氣必使之備艱難嘗茶苦以歷試其所守孺人之晚福亦既安且樂矣迺竟令哭子以歿所謂以節始者退以節終天之以完行俾孺人也詎偶然哉先朝所以風厲人倫若孺人者可以無愧矣子二長元極太學生次元愷吳縣庠生孫四人國光斐光廷光俱元極出給光元愷出孫女三人曾孫男四曾孫女二孺人生於戊寅七月初七日卒於辛卯八月二十三日年七十有四卽以是年十月十五日祔於餘耕而茭田亭字圩之阡偉業偕諸公以交於德先兄弟俯仰



三十餘年今執筆而誌孺人之墓夫述先朝表揚之典發貞媛幽潛之行  
俾後之邑乘國志知所稱道此亦舊史之事也乃爲之銘曰  
震澤之氣上屬咸池倬彼婺星貞耀下垂宣文章母孝義桓棣綽楔有光  
彤管是貽圖畫丹青禮宗女師昭茲來世刻我銘詩

梅村家藏藁卷第四十八終

第 35646 号

平成 3.11.22

聖和學  
園短大  
圖書部

928

八

6



|    |    |   |   |   |
|----|----|---|---|---|
| 号  | 11 | 8 | 期 | 平 |
| SS | 11 | 8 | 期 | 平 |
|    |    |   | 年 | 中 |
|    |    |   | 大 | 联 |
|    |    |   | 校 | 育 |

秀



